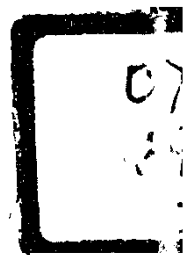


筆新樓様會

著者少ハ



和社地天間新

072.8
594

2

獻給和我共度這八年
顛沛艱辛生活的天白



3 0648 8917 7

目次

自序	一
新場小札	一
小木屋生活	五
我們的娛樂	一一
鄉下人和城裏人	一六
穆時英之死	二〇
轟炸	二八
復興關迴憶	三四
憶英苗	四七
狐與狼	五一

鐘樓上的人	五四
床上	五六
夜霧	五九
投火	六一
新春記事	六四
懷念香港	六八
夜流想(三章)	七三
病院行走	七六
一瘤萬金	八〇
杏花春雨江南	八四
吸烟雜話	八八
今天的面孔	九三

憶魯少飛	九六
甘地的一天	九九
『蛻變』與『安魂曲』	一〇四
沈鐵如畫展	一〇八
「誰無兒女」	一一二
「電子姑娘」	一一六
「龍與巨怪」	一二〇
「在甘地左右」	一二三
四大名將	一二五
西南角落寄郵	一三四
一羣墨魚們	一四五
我從香港來	一五二

不存在與存在

.....

一五六

馬白汎邊界

.....

一六二

自序

抗戰勝利歸來，業已一年餘，檢點這八年歲月，慚愧得很，除了喫了幾年平價米，跑了西南幾省外，說不出還有什麼貢獻，或什麼成就。聊以解嘲的，恐怕祇有「參加抗戰」堅守新聞崗位而已。

一個人最好的、段歲月（卅歲到卅七歲）一個最偉大的時代，就那麼渾渾噩噩地度過，實在是夠悲哀的了。

前幾天，偶爾翻閱從重慶帶回來的舊書籍，發現其中有許多妻爲我從各日報期刊上不完全地剪存下來的一部分舊稿，文人積習，敝帚自珍，雖是一時之作，現在已成明日黃花，但就紀念此偉大艱巨之聖戰鱗爪和個人過去生活之回憶而言，我還是有偏愛的。

廿六年八月十一日我從東京回上海後（廿七年四月離開上海去香港）直到卅

四年九月五日從重慶飛回南京，整整八年零半個月，從外勤到內勤，不是在荒山野樹槍林彈雨的前方，就是午夜昏燈下寫稿子，在潮濕霉悶的防空洞裏（排字房）看排版。新聞記者的工作生命是短促的，在中國是一天，在英美僅幾小時，有幾個記者知道：印編戰場的消息是怎樣採訪得來的？有幾個讀者知道在大轟炸下重慶的報紙是怎樣編成的？這些工作者是沒沒無聞，而這些工作的生命，可哀的是第二天也就消失了。

八年零八個月，正如其他同業一樣，工作的紀錄就在那堆破爛的舊報紙上，也許在糊牆也許在包花生米；而這裏却還留下這些工作之外的一點雜筆，並且把它印出來，我是在甘於接受自己的諷刺哩！

至於「無梯樓」的名稱，是有一段來歷的，原來我的重慶居所，是一座依山沿馬路建築的鋪面房子，房東爲了經濟地位，二樓進出不走鋪面，利用後面的山坡上下，所以是樓而無梯。這種建築所表示的意義很多，將啓發我們一連串的聯想罷，不幸也不是不幸，我却做了它的主人，在今日即在未來，我還是對它十分懷戀的，因爲我不能忘去那一連

串的聯想。

猪肉的恐慌，大隧道案，黃金舞弊事件，節約用電，公共汽車站排隊，望龍門攬車，凱旋門落成，轟炸，參政會，復興關與中央訓練團……生活搏鬥，生存搏鬥的種種畫面，在山城度過那些受難日子的人們該在記憶中很新鮮罷！上一代罪孽深重，禍延我們，今日由我們咬牙切齒地在償付。我們哩？我們有沒有想到下一代呢？

我戰慄，好像現在還住在那座無梯的樓上一般，鱗比櫛次擁塞在山坡上的草棚茅屋隨時可起火，封鎖了進出通路，而跳樓是時刻在準備着的哩！

新場小札

姚葦：

離開貴陽時，一上了郵車，便決定當晚到達桐梓時爲你寫一封信。這次離後只有兩個月的闊別貴陽，但我在那樣的一種複雜情緒中離開。我是打算在這一天寂寞的旅途中，冷靜地前思後想一番；再則，我實在也不免懷念每日要和讀者見面的——「前路。」

想不到我在這個時候（二十一日清晨七時）爲你寫這封信，想不到在這個地方（在花秋坪山脚下，一個屬於桐梓縣的小市鎮叫做新場的茶館裏）爲你寫這封信，然而，我還能爲你寫這封信，已算是不幸中之大幸，真是托祖宗神靈的庇護了。老實告訴你，我和你所知道的社長夫婦，張其昀先生一千人，都是死裏逃生，絕處逢生。

事情是這樣的：

十九日晨八時三刻自貴陽開車，如行程規定，當晚七時許抵桐梓，宿招待所，一切很



舒服，很順利；第二天，二十日趕到郵局車站，問題多起來了，反正都是些人事上的問題，這里且不去談它，直弄到十一點鐘，才找到一個代理的司機成行。這位司機的技術。他上車駕駛幾步，我便捏着汗，担心了；果然，下午一點零五分，車子下了花秋坪，到一座叫做苦節山（這個山的名字頗有意義）的轉灣處，就是那麼一秒鐘，整個車子四脚朝天，摔在路左的一丈幾尺下的一片水田裏。當時，我，社長，還有中大的的一位劉克剛先生，整個被郵包壓在最下面，水田裏的水，不停地滲進來。張其昀先生首先出險。我拚命用力也撼不動身上所積壓的郵包，只有像金蟬脫壳似的從郵包中縮出來，因為我的兩隻腳還在外面，沒有東西壓住。當時，我不知道是怎樣的一個翻車形式，我怕還有繼續的危險，所以只有一個念頭，需要在極短時間內脫出來，大概是三分鐘的掙扎（也許還沒有），我已出險，我看見社長和那位劉先生還被壓住。呻吟着，社長夫人喊：亞明，亞明！我就拚命搬郵包，不知是那裏來的那麼大的氣力，大概也是一兩分鐘罷，劉和社長都被我拉出來了。

出險以後，這一支狼狽的行列，你是不難想像的！破皮傷骨，腰痛背疼，那是必然的現

象，幸而沒有一個人死，也沒有一個人重傷。假使那輛郵車沒有車頂呢？假使在花秋坪就翻下來呢？假使翻了車就燃燒起來呢？假使車上那個油桶摔在我們頭腦上呢？那都是不堪想像的了。

對於這次危險的遭遇，似乎大家都有一種達人知命的觀念，我們也不願咎責交通當局，我們了解這決不是出於他們所願意的，但疏忽的過失，是他們所難辭其咎的。

我個人並不把這件事認為何等嚴重，也不發生甚麼千頭萬緒的感想，生命的出現和消滅，很自然的，既然很自然，聽其自然好了。比如，我就說不出這次未死且未傷的道理，在甚麼地方有一點，那就是死的感覺，死的滋味，將來如有人問我，或談起這個問題來時，我可以根據經驗告訴他：那是渾渾噩噩，飄飄然，沒有感覺的。絕非如我們平常所想像，非常恐怖，非常痛苦。

這些且不去談了，至於我們幾時才能到重慶，截至現在為止，我們還不知道。我們在這個小茶館裏等待桐梓的救濟車，且讓我再利用這點時間，和你談些往事罷。

你也許還憤慨於十四晚的一幕，假使如此，我勸你把精力用在其它地方罷。你知道，我是那晚被指定爲「上十字架的人」，可是在人的關係上，我暗暗只是可憐那些叫罵跳跟者的愚蠢，「他們是並不知道他們所做的是甚麼」的。

打擊，阻撓，是一種動力，它幫助我們更前進，更奮鬥，這是我們一向服膺的一種信念，其實這又是歷史教訓所告訴我們的。

高爾基十二歲在伏爾加河上，一個船廚司叫做史默利的對他說：「你不能強迫你自己憐憫；不能說假話，這是不對的，你懂得我的話嗎？你不要學做海蜆吧，還是保存你自己性格。」

願你我都記取這句話。最後，請你替我祝福「前路」的讀者！

卅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新場的小茶館中 貴陽中央日報

註「前路」係貴陽中央日報副刊的名字。

小木屋生活

姚葦，和你的副刊的讀者：

「沙場握筆心猶壯，

旅邸修書意轉賒，

愛把他鄉作故里，

郎君無冕我無家。」

上面這首詩是內子最近寫給我的，可爲我十年來記者生活的寫照。其實，當前我們中國人，有家的又能有幾個人？

求職，尋配偶，在重慶倒不是一件難事，而找房子是真會令英雄吁嗟，豪傑長嘆的。固然陪都的來往旅客不少，但老實說，大小旅館滿坑滿谷擠滿了的，三分之二不是旅客而是市民。這裏的建築，不像香港或廣州，有所謂「騎樓」，黑夜可以露宿，人們不向旅館裏

鑽，又向那裏擠呢？

我曾經住過兩個月旅館，那個時候，見朋友第一句話就是打聽房子，托找房子。當一個外勤記者的我，在重慶，成天上半城下半城在外邊跑，不是開會，就是參觀，訪問，不能說接觸不廣，眼線不多了，甚至我請求過警察局局長，拜托過保甲長。有時我還沒有開口，朋友先就拜托我了，弄得我啼笑皆非。新民報社社長陳銘德說，假使你和這個人有仇，最好請他代你找房子。陳係四川人。現住江北（嘉陵江北岸）連他都毫無辦法。所以無怪前次姚蘇鳳在新民晚報上寫了一篇近於哀告的求屋文，而一萬多讀者毫無反響。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天下事有許多也全靠機緣的，就在我這全部絕望而準備長期住旅館的時期，一個朋友介紹了我一處房子。這就是我現在住的小木屋。你到過重慶，當知道枇杷山飛來寺，蘇聯大使館所在地罷。這座木屋（五面是木板，前後左右上，只有下面是泥地）就坐落在枇杷山的山坡上，大小等於銅像台（貴陽中心市區）出賣航空獎券的亭子四倍，居高臨下，交通便利，所缺憾者，是天雨漏水，濕氣太

重，以及沒有電燈。這樣的一座小木屋，房租是每月二百五十元。偷竊之風大為流行，前一個星期警察局還破獲一個有組織的偷竊團體，其領袖曾任某中學教員，某機關主任，他的太太現在還供職於某機關，我和內子早出晚歸，「家」又在那個荒僻所在，終日實在有點惴惴然的。你說，這個年頭，能被偷得起嗎？基於上面這些原因，所以住了一星期之後，又打算把他讓給朋友或退租，我們或乾脆的分「家」，各人住各人的職員宿舍了。

然而我們終於未這樣做，原因是很多的朋友警告，很多朋友羨慕這木屋。他們說，有人願以五百元一月來向你轉租，你讓出去將向何處再租到房子？

現在，我們在耐心地改造環境，修正它的缺點，因為我們又想到「夫天下之事，總難盡如人意……」的國父那軸墨寶。

聽得見蟲吟鳥唱，看得見遠山近水，鬧中取靜，這座小木屋有它狷介自然的情趣，幾時你到重慶來，我們一定讓給你作行宮，相信你會發現它的好處而不致斤斤於它的缺點的。從好處着想，無論處世待人接物，是可以使自己樂觀陽氣的，你說是不？

其次，我娶對你談一談出版界氣象。

出版界氣象

重慶的文化界，由於作家們集中，自然是非常活躍的。有一個時期，「處世教育」之類的書籍，銷路最好；以後則是劇本小說佔第一位，現在學術研究的風氣又旺盛起來。不過無論如何，具有新聞性的書籍，尤其是翻譯文字始終站在優勢地位。比如，當前美國小說界紅極一時的斯坦貝克（他的名作「憤怒的葡萄」我國已有胡仲持的譯本）的「月落」現在就有三種譯本——趙家璧的，劉尊棋的，和馬耳的。

所謂具有新聞性的書籍，比如美國前駐日大使格魯的「東京歸來」，義國前駐德大使戴維斯的「出使莫斯科記」，以及蘇聯名作家愛倫堡的「六月在頓河」，「英雄的斯森城」……等等，都屬於這一個範圍。

我也知道自從年前英駐德大使韓德森寫了一本「使德辱命記」出版後，英美的

出版界，頗流行於這一種路線，自然，我們也明白它或多或少具有宣傳作用的。所以，今後我們相信會繼續出現「巴黎日記」、「出使意大利，或西班牙，中國……」這一連串的讀物的。

讀者們的心理，顯而易見的是會歡迎這一類讀物的，因為這是時髦的對象，流行的問題，同時，大家又都存着一個希望能獲知一些外交祕密的念頭。何況，什麼又比戰爭更令人刺戟？而國內的各種材料又比較稀少，傾注目光於譯本，自然是自然的趨勢了。於是，這類讀物便能不脛而走。

我在上面所舉出的幾種書當中，除去愛倫堡的那兩本報告文學的小冊子外（第一因為原文為俄文，國內通俄文的人不很多，第二原文先在莫斯科的真理報上發表後用專電將原文發到中國來，除去新華日報，他人得不到這種方便的，而且接到電報的翌日，就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其它的英美書籍沒有一本不是兩三種譯本的。「東京歸來」有時代生活社和中外出版社的兩種譯本；「出使莫斯科記」有時與潮社和五十

年代社的兩種譯本。生意眼所在，翻譯界搶的風氣並未絕跡。誰先得到原文本，誰便着其先鞭，不過落後的人，還是有方法補救的，如果有廿萬字，不是分給幾個人合譯，就是一個人摘譯，這樣就可爭取時間了。因之，在紙張，油墨，印工排工，裝訂工……日在高漲的情形下，已有人在大聲疾呼地請出版界節約！據說，有人向圖書雜誌審查會建議，同樣譯本有兩種時，由審查會選擇，指定完美一種者准予出版。倘使其能如此，不知要節省若干人力物力哩！

三十二年六月十日 貴陽中央日報

我們的娛樂

姚葳和你的副刊的讀者：

上信曾報告你們「小木屋生活」和「出版界氣象」，這次打算和你們談談娛樂。所謂「我們的」娛樂，其實只是代表大多數的市民。也許有人會板起面孔來說「大套抗戰入股，什麼國難期間，應該節衣縮食，還要什麼娛樂，真是不識大體！」對於這種論調，我們固然不願用「娛樂不忘救國」那句天才口號來作盾牌，但不可否認的，我們是血肉的人，有感情的，在生活的。生活中就缺少不了調劑那一項目，正等於睡眠一般。你可以說睡眠是生命的浪費，然而你又真敢承認睡眠是生命的浪費嗎？

我們一般的思想觀念，老實說，是被三字經上的那句「勤有功，戲無益」所壟斷，提起娛樂，連帶便是無益，這真害人不少。

娛樂的定義，是身心的解放，它的功用也在此。以抗戰建國來說，教一羣人整天愁眉

苦臉，請問還能發揮什麼大的效率。外國人有所謂 fair play，的精神，他們在作戰時也是如此，比如一個空軍人員，在駕機出發前，他也許會關照他的朋友預備一盆牛排一瓶酒，等他回來吃，而活活潑潑地發動起螺旋槳飛上天去了。至於能不能回來喫那盆牛排，他毫不加以考慮的，他當時相信他必回來，真不能回來，也不算回事，這就是從「工作是工作，娛樂是娛樂的」認真態度所養成的。

我不必再做「娛樂之重要」的論文了，暫且帶住，談一談重慶的娛樂方式罷！

將賭博看作是娛樂是錯誤的，因為賭博祇有「束縛身心」現在這里普通唯一的娛樂，就是看戲和喝茶了。自然還有旅行，可是在目前情況下，似乎是一種奢侈而不大眾化，嚴格的說，連看戲和喝茶，也何嘗輕便？

「清談誤國」自從去年當局雷厲風行地封閉了數百家大小新舊式的茶館後，這一年來雖然陸續有人疏通偷偷摸摸地開設了不少，但夏季一到，茶客增多，當局注意起來，於是一大批茶館又交了惡運，而且露天花園根本禁止設立，在下了辦公廳之後，一批

公務員真是惶惶如喪家之犬，無處可以安頓一下。你當然是可以想得到宿舍生活的滋味的。

於是大家只好一窩蜂向電影院戲院門口鑽與擠了。電影與戲劇差不多成爲陪都二十萬市民（我只以全人口四分之一爲標準）唯一的感情出口，或者說是精神生活的寄托所了。爲甚麼十年前的舊片子翻出來上映，照樣門庭如市？電影院老板說：我們不必要「大獨裁者」那樣的巨片，任何影片都能滿座。爲甚麼話劇的那樣受人歡迎？「家」連續上演了五十八場，而仍舊座不棄，向隅者大有其人。

人們除了辦公室和宿舍之外，是需要有另一個去處的，在此，你不難理解電影與戲劇之繁昌，而被大家所熱中的原由了。

戰爭能轉變社會上不少舊有的觀念和氣質，最普通的是會令人們神經質起來，感情脆弱，容易動怒。一件很小的事，也能使大家集中注意，且看得異常嚴重。性急求速效，比如男女間的戀愛，或是商業上的投資，也更渴求享受，所以，買不到豬肉，重慶市社會局長

因此而忙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且備受各方責難。道德那逍藩籬，也往往被許多變態行為所衝擊，甚至突破，關於這些，社會新聞雖然已被當局所禁止刊載，但廣告版上的啓事之類，依然能供給我們不少此種現象鐵證的材料。

娛樂，其實是個很好的方法。朋友們從紐約、倫敦、加爾各答來信，報告那些地方的「夜生活」以及娛樂的情形，我也看了不少他們的雜誌，比如有一本叫做MAGAZINE的讀物，裏面幾乎三分之二在談各種賞心悅目的方法和故事。我們這個國家，還沒有走上像人家那樣高度工業化的程度，自然不可並論，但有許多輕而易舉的事，是該值得做的。

重慶電影院門口，買票時的狀況，我決不說刻薄話，比討施粥的行列還要熱烈緊張。有人說：「進防空洞，購平價米或平價布，這是爲了保全生命或維持生活，爭先恐後那是常情，看電影或是搭乘公共汽車，爲甚麼這樣的跡近瘋狂呢？我除掉引用顧執中兄那句發明：「人造擁擠」外，是應該歸咎於電影院的管理與設備的。倘使電影院能早二小時售票，倘使能同時有幾個售票處，就不會有扯破衣褲，打碎眼鏡或手錶，擠斷胳膊，以及口角，

鬥毆等糾紛了。

在重慶，看一場電影，不亞於從西班牙鬥牛場出來，除去須具有勇氣，決心，膂力，智慧外，還得抱犧牲的精神。

我不知道別人如何，我想他們大概也是如此，只有將找朋友談天，逛馬路，看點不傷腦筋的小說來作爲娛樂了。因爲這是最經濟簡便，不必大動干戈的一種方式。

由於連朝陰雨。氣候又涼爽起來，貴陽如何？

囉囉嗦嗦說了這麼許多，感到厭惡嗎？

三十二年六月廿日 貴陽中央日報

鄉下人和城裏人

民國卅年的春夏之交，我隨同張耀明將軍從昆明去文山，在開遠結束了滇越鐵路的行程之後，便是兩百公里左右的汽車行程了。這條公路是在極短促的時期內緊急完成的，路面不堅，陰天下雨，泥濘載途，車輛無法在油滑的黃土上轉動，所以當時行駛在這條公路上的汽車，祇有K總部的這一部大卡車。

這一次旅行，我們的運氣不好，在未到達硯山的半途，忽然下起雨來了。雲南的氣候變化，就是這樣捉摸不定的，早晨我們還坐在開遠鐵路飯店的餐室裏，陽光從窗外射進來，將每人面前的牛奶映照得異常柔和可愛，四個小時以後，便急風斜雨，寒氣襲人了。車子拋了錨，我們冒着雨行了兩里路，找到一個小鎮過夜。

這頓午餐和早餐大不相同。粗的麵條，一點辣子，一點鹽把，而張却飽喫了兩大碗，由此發生了話題，他說：

『我從農村中出來的，西北的農村比這還苦，這又算什麼呢？』

晚間我們借住在一個保長的家裏，在稻草堆的地舖上，外面淅淅瀝瀝還下個不停，我們都難以入夢，於是我說：

『你怎樣考入黃埔軍校的呢？』

『西北的農村實在太窮苦了，我的弟兄有六人，家裏都決定要培植我，特別是我的母親，但我實在不願意增重家庭的負擔，所以後來在西安便偷偷地考取了黃埔。』

扛着一個小舖蓋捲，和同行的幾位同學上了隴海車。我在車上站了一天，眼睛看着窗外，怎麼山會往後跑，水也往後跑，樹木，田野，農舍，一切一切，都往後跑，這節黑色長蛇，呼地向前奔，這景象對於我這一個來自落後的農村的鄉下小孩子，是驚異，興奮，而難以理解的。我忘却了疲倦，肯坐下。

從青島到上海，乘海船，在黃浦江下旋，我們要上岸的時候，茶房來向我索取酒錢，我問大家，誰喝了他的酒，大家說，沒有人喝酒，我很生氣地對茶房說：沒有喝你酒，要什麼酒

錢……」

張的敘述還很多，這不過是其中的兩段。

我時常以這段談話和許多人們譏刺鄉下人的談話連貫起來思索，除去在所謂物質文明的見聞習慣外（那祇是所處之天地不同，）鄉下人的氣質，態度，性格，甚至生活方式，豈不都值得我們感動，敬佩，和效法的嗎？

紅樓夢中的劉姥姥，其實是最可愛的人物，因為她是那樣的一片天真，十分純潔。

不懂得虛偽，不懂得要面子，祇知道實事求是。比如，把一捲捲鈔票包了又包，包在大肚斗裏，然後綁在腰下，用的時候慎重地拿出來，一張張再數過，再照原來的的方式收藏，從不嫌麻煩，也不覺得會被人訕笑。此如，買了稻草，豬肉，或者是炊爨用具，自己便提着，背着，走過三幾里路，從來也不感到不雅觀。

這是鄉下人的生活態度。

都市文明將人們培養成浮華，狡滑，投機，奢侈，喪失了誠樸質實的心，像這樣的城裏

人有什麼值得驕傲，值得羨慕的呢！

年關快到了，這個節日在城裏人祇是應景，因為他們天天穿新衣，喫肥魚大肉，看戲娛樂，年對於他們是並沒有特殊新鮮之刺激，其實，一家都是從農村走出來的都市人，請冷靜地想一想，鄉下人是用怎樣的一種心情迎接新年。

科學文明，人類是一天天在進步的，工業社會將代替農業社會，或者說，工業社會必會支配農業社會的，印度詩人泰戈爾寧捨汽車而乘馬車，這種主張是不為我們所贊同的，而將來，我們的火車汽車將到達每個農村的角落，物質儘管文明，然而浮華，狡猾，欺騙，投機，奢侈，殘酷，自私，虛偽，敷衍，怠惰，苟安……這不能成爲我們新的道德標準的，倘使如此，我們寧願不享受抽水馬桶而登糞坑。

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重慶掃蕩報

穆時英之死

可憐受了傷的名字！

讓我的胸膛作你的牀，

給你安居調養。

——維廉·莎士比亞

月初從湘西返重慶，得到穆時英在上海四馬路被擊斃的消息，從朋友關係上說，當時不禁一陣悱惻；但接着第二個念頭，便是：種子播到路旁，遲早是會被行人踐踏的。

先前我並不認識他。抗戰爆發，他那時窮蹙於香港，和他的夫人租一間小樓，日子過得很艱澀，我祇知道他為華南一家電影公司編導過一部影片，所以當時我們一批朋友——包括張光宇，張正宇，戴望舒，張若谷，徐遲，丁聰，王道源，朱旭華——感到上海的環境日緊，要脫出這低氣壓的世界時，他正是準備要回上海的期間。自然，在當時，他之要回上

海完全是爲了解決生活問題。

二十七年春季，我們這一批朋友先後從上海撤退到香港，我們所安頓的地方是西環太白樓——半山地區——，其所以住在那里的原因，完全由於但杜宇的關係。於是，太白樓在當時儼然成爲香港的拉丁區（太白樓在戰前的香港是被稱爲平民區的）聚居在那里的，先後有張光宇，張正宇，戴望舒，但杜宇，杜衡，顧鳳城，汪馥泉，葉靈鳳，楊紀，鷗外，鷗，袁水拍，徐遲，王道源，丁聰，朱旭華，陳娟娟，馮亦代，魯少飛等，穆時英那時也從九龍搬來了。而每一個經過香港的文化人，幾都到過太白樓。起初，這個集團（大概有八個人）採取大家庭制度，每人每月繳納港幣十五元，包括食宿洗衣，以後各人的太太陸續接來，就分門別戶了。

我認識穆時英是從這個時候（二十七年春季）開始的。

這時，香港的文化界，活躍起來了（這是香港文化界的黃金時代。）以我們這批人爲中心的，最具體的組織，是每週一次的文藝座談會；報紙，雜誌，畫報，以及各種小冊子，從

這里散佈到整個華南區，海外區，淪陷區和遙遠的國內的每個角落。穆時英的生活也寬裕而安定起來。

他起先是編「世界展望」以後入中國晚報編副刊，最後入星島日報編「娛樂版」並兼中央電影攝影場駐港代表一職。

在太白樓的集體生活中，還有兩個人應該提到的，那就是前中華日報主筆胡蘭成（流沙）和對經濟學極有研究的林一新。胡林當時俱在國際編譯社工作，胡且兼南華日報撰述。他們兩個人是二十七年冬季才搬來太白樓的，穆時英的附逆，和胡蘭成的關係最大。

註 國際編譯社屬於周佛海所主持的藝文研究會，當時編譯社的負責人，為林柏生，梅思平，樊仲雲等。

我當時常常，腦筋中盤旋着這麼一個問題：就是這一個小集團，什麼是它的中心思想？它對抗戰的理論體系是什麼？不可否認的，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的狹隘的愛國思

想，僅僅出發於單純的國家觀念，這是一個共同的顯著的色彩。

理論的根據既然很單純，我們可以說，感情的成分超過理智多多，當然談不上所謂體系，因之，一個問題或一個現象來時，便立刻呈現着片面的推測，或常識的推斷，聯帶而來的自然會是動搖和彷徨了。

胡蘭成是有他的一套的，林一新也是有他的一套的，其餘的人，具體的說，全部像宗教信徒，信仰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他們認為祇有抗戰到底，中華民族前途才有光明。服從政府，也更服從大多數人的主張。

然而，穆時英是「聰明」的，且他自以為自己是「聰明」的，汪逆的豔電發表後，從河內到上海後，胡蘭成追隨林逆柏生到南京後，他逐步加深着苦悶，他的內生活日漸變化，雖然他每天還是編編娛樂文字，看看電影，喝喝咖啡，玩玩橋牌。

從外生活看來，穆時英似乎是個摩登 BOY 型，衣服穿得很時髦，懂得享受，烟捲，糖果，香水，舉凡近代都市中的各種知識，他都具備。在性情上，對錢鈔常撒爛污，揮霍無度；意

志薄弱，做事不大負責任。

其實，他給與人們的這個印象並不和他的內生活是一致的。

他對銀錢來往極有信用，（中央電影攝影場駐港代表任內，他祇虧空幾百元，他並且寫信給前攝影場負責人之一×××聲明此事，答允分期清還。）他很能節儉，他意志堅決，（二十八年冬與二十九年春，有四五個月，每晚關起房門來讀書，讀到天明。）他並不懦弱。

這四五個月也許是他生活轉變的一個極重要階段。

每天下午，（在四五時左右）有時我和他同車回太白樓，總看見他夾着幾本書，一包餅乾點心或水果之類。（這是他午夜的食糧）晚飯後，在露台上，幾個人乘涼談天，到十一點鐘，他一定上樓，繼續他的工作了。他不再玩橋牌，不再和人作約會，甚至電影也少看了。

在這期間，他讀了很多關於政治的書，他把他的英文更溫習好，（他曾用英文寫了一篇叫做「十字架」的小說投寄給「天下雜誌」據溫源寧先生說，他的英文造詣在

水準以上。)且又自修日文。

所有朋友都覺得穆時英異樣了，大家在口頭上流行着的，是「穆時英近來用功了。」

註：下面還有一件事都是他「蓄之已久」的表示。

這個時候，胡蘭成第一步搬出太白樓，不久就由滬而京了。××孤獨着，成天躲在房裏，像冬眠期的地蟲，靜靜地蟄伏。

忽然有兩天（那是今年的一月間）不看見穆時英了。據他最接近的友人×××君（他的「星島」同事，他走後向胡好——「星島」經理所推薦繼任「娛樂版」編務的一個年青人）說：他是到上海去了，爲的是影片生意，有一張法國色情片子預備在上海開映，此去是和上海各電影院老闆接洽的。

這一種理由頗爲當時的友人們所深信。

第一，他近來已在開始做生意——買賣美金，而且中央電影場的出品（有「抗戰中國」）由他經理推銷南洋海外，似乎頗有經驗。

第二，他的行動，一向很秘密，常有出於意外的驚人之舉，而事前往往誰也不知道。

但是，沒有一個人會懷疑到他，祇有我是例外。我懷疑到他，令我發生「此人或將把他的生命一切作孤注一擲」的，一方面是由於我注意他過去的結果，最重要的還是在他臨行前半個月內，他陸續地邀了不少研究國際問題和研究國內政治的朋友所舉行的個別談話，（我是其中之一，其餘大都是在各報各雜誌寫這類文字的朋友。）就他向我所提出的幾個問題來說，他的問題的中心，不在研究政治而在熱中於名利，個人投機的傾向極濃厚。

再有一星期，他的留港的母親，妻子和弟弟，不聲不響悄悄地舉家去滬了。

這時，在香港掀起一陣傳說和揣測的浪潮。比如，說他虧空攝影場的公款而逃走的；比如，說他的親戚邀他從事電影工作的；比如，說他已應林柏生的電約參加偽組織的；……在朋友當中，雖然已證實了他的詭譎，「靠不住」的成分已佔十之八，但深厚期待着，且替他曲加辯解的仍大有人在。這樣，直等到×××到上海爲了接洽畫報的印刷和

紙張回港後，真象才大白。

據×××回港報告：

穆時英很闊綽，在周佛海的部下，很紅，負責文化電影各項工作，並兼民族日報社長之職。他曾親口對×說，他能直接見汪精衛，極司非爾路的汪公館直進直出。有一次，丁默邨的部下要對他施行身體檢查（指「抄靶子」而言），他生氣了，掉頭就走，以後丁本人親自向他道歉。

又過了一些時，他寫信給香港新聞界兩個朋友，請他們到上海去辦報，說我們現在祇缺少人手，錢不成問題，以下又是名義如何，待遇如何，極盡利誘之能事，朋友一笑置之。這就夠了。

夠證明他已出賣了他的民族國家和大多數同胞，成爲漢奸汪精衛的小爪牙了。
四馬路的一顆子彈，自然也是必然的結果。

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重慶時事新報

轟炸

這篇短文的上段寫成於兩個月前，因事忽忽去湘西，（六月三日離渝，經川湘公路往湘西，七月二日返渝）返渝後的某一天下午，在路上偶然碰到五年前的京友魯覺吾兄，見面第一件事就是要稿子。這是他的老脾氣，同時也說明了這許多年來，他一直是站在文化崗位上苦幹着的，補寫完篇，聊作我向他及他所主辦的「文化新聞」致敬賀之意。

我悄悄地到了重慶，來自香港，

一個月，該是不短促的時間罷，像蠅到處飛，嗅吮舐，所不同的，我還有思想，並未遂臭，也未噙嚼。

照例是有人用着一種極摩登的問話來問的：

「閣下對行都的觀感如何？」

當時是相當驚恐，並不能流利的回答：「甚佳……甚佳！」我祇期艾地說：我並不是

一個專門來搜尋印象的人。假使在生活中或明或暗的能看到一些，而這些又確實會生感想，這才能有以奉告，現在觀既未夠感又何來？

這樣的回答回想起來，不無存有若干僭妄性，然而也是實情。

人們並不完全是新聞記者被問者十之十也非新聞人物，其所以流行此類的對話者，關心國事是基本的出發點，用作通常交際的談話開始外，最主要的原因在借一面陌生的鏡子。人們長期居留，對週遭的一切事物，無論在情緒上或感覺上，難免不呈現麻痺狀態，這樣，一個新客的印象，自然是可珍貴的。

從未來過重慶的人，他們從許多報道中所獲得的認識，會構成一幅更偉大更動人的想像的繪畫。他們一定認為這兒非常緊張，非常熱烈，一定又是充滿了憤怒悲壯奮發的情緒，然而他們初到這兒以後，也許直到離開這兒以後，所得到的將是失望。

事實怎樣呢？真有可失望之處嗎？不然那麼爲什麼令他們感到失望呢？

第一，他們所想像的太高太大了；

第二，他們缺少對這個民族的理解。

想像始終較現實爲美，人們從紙面上和口頭上得一些關於重慶的輪廓，接着便應用一己的想像力來塗描了；其次，一種最高度的抗戰情緒和愛國家愛民族的忠誠，因此，自然而然地將這戰時的行都加以典型化，神化，太高太大的想像化。

我們這個民族是韌性的民族，關於這句斷語的根據，如果詳細地來銓釋，所牽涉的範圍太廣泛太浩大了，舉個最小的例子，中國人的胃，就是最好的說明。再舉個較大的例子；中國人無論在精神或物質上，耐苦受難的程度，水災，旱災，嚼草根樹皮，吞觀音土，士兵們缺少醫藥治療，躺在那裏讓身體和病魔搏鬥，也是最好的說明。深知這個特性，這個優點，善於把握和利用的，莫如我們的元首了。他所喊出的「長期抗戰」這一口號及其理論。他最近所提醒大家的「磁鐵戰」這一名辭，完全出發於執着並輝揚這一民族性。然而，一般人們却缺乏這樣的理解，他們的腦子裏被西洋文明的各形各式所佔據，即以對重慶而論罷，他們聯想到瑪德里，他們認爲是街頭巷尾一片慷慨激昂的呼聲，幻想着倫

敦市那樣的空防他們不知道坐在瓦礫堆邊沉默無語，心頭正深深燃燒着憤怒之火，他們又不知道兩三架驅逐機會衝入敵人轟炸機大編隊羣，加以英勇的襲擊的勇敢和悲壯的行爲。

這個東方古國的深厚博大的內在潛力，我們確實有時是昧於理解的。

然而要認識重慶，假使不以這種東方精神的韌性來做基點，不能得到正確的結論的。

有一次我在南岸，遊老君洞，空襲警報來了，我和同行的幾位，索性爬到最高處。敵機展翅駕到，三十六架，四十二架，一批又一批，重慶市的灰色的屋宇高低櫛比着，在陽光下，一副寂寞而受難的臉嘴。祇有高射砲，它喊着暴雷般憤怒的大聲，比起那敵機投下的大量炸彈，在地面上所爆發的沉悶的無聊的悲鳴，要高亢而刺激得多。炸彈落到地面後，沖起一陣煙焰，一派火光，隨後又慢慢地淡淡的消逝了。剩下高低櫛比的灰色的屋宇，靜靜地躺在陽光下。揚子嘉陵兩江的江水潺潺地流，青綠的花木，搖曳着夏之色香味，我的感

情浸沉在這種黏性的、韌性的、強勁耐力的百節蟲之執拗的氣氛裏。這山城的「其餘我何」無所謂，反抗的態度，在靜穆之中充分流露着。

有一次我還是在南岸，在塗山，那里有一塊「禹娶塗山呱呱泣處」的石碑，塗山之女是否誕生於此，實在頗待研究。循山徑西行約百步，是所謂南天門。石級上坐下來，北望對岸的重慶市區，昏黃的燈火熠熠，與北岸的燦爛燈火一比，顯得很寒儉。那是遭轟炸後的當天晚間，重慶城區內發電發生故障了。夜之幕下，滿天繁星，白茫茫兩條江水之帶交錯着，風從松叢中奔出來。對着這座山城，我要喊叫，我要哭泣，我的思潮澎湃着，我將代表重慶告訴全世界：我們的光明還是有的，白臘，煤油，菜油……一樣能驅走夜的黑暗，黑暗並不能覆壓我們。我們一天的工作，甚至由一小時來完成它。我們的生活，有水，有陽光，有空氣，有米，有鹽，也有棉與布。

有一次，我去慰問一個寓所被炸燬了的友人，他對我始終微笑着，後來他說：

「我最痛心的，是對不起我那去世的父親，因為他留給我一幅畫，這次損失了。還有，

在漢口時買的一隻鳥，輾轉千里，多方設法帶到這里，牠會歌唱，愛歌唱，每天清晨與黃昏，牠鳴叫一連串的悅耳的調子，我現在，直到現在還不斷構想着，當敵機那顆燃燒彈投在我的房屋上後，火焰亂飛，這隻小鳥在籠子裏掙扎和受難的飛撲和慘號的模樣。」

他沒有再訴說別的，他那裝飾整潔和設備豐富的寓所，我曾經在那裏吃過兩次飯，在那裏和他交談過許多問題，然而絕口未提及那些壁間的飾物，自家設計督造的桌椅櫥床，衣被台燈，地氈，他無所痛於那些，淡淡的，像遺忘了似的。

我並不覺得是浪費，在敘述這些轟炸中的片斷印象或故事，我自己的或他人的，因為其中充滿了真理，哲學意味感情新鮮的抗戰人間味。不是嗎？「本公司前遭敵機轟炸，炸毀三樓及門面一部分。當即於本月××日修理完竣。復業未及半日，當日又遭全部炸毀，承同業及各方關懷，至為銘感，現本公司另設辦事處於××路××號，各方如有函電，請直寄上列地址可也。」還有比這類廣告更使人感動嗎？我願意介紹這則廣告出來作為重慶被轟炸的代表答覆之一。

二十九年七月廿八日「文化新聞」

復興關迴憶

一 站得住，站得穩

我不能忘去復興關，我也並未離開復興關，復興關自團長以下每一位講師，他們的聲音笑貌，動作語言，自「頂天立地，繼往開來」那塊警語，以至一草一木，自巍巍的雄關，到浩浩的長江，自起身號到熄燈號，雖然在那短促的五個星期中，却已用鐵筆鐫在我的心版上了。不僅是我，每一個參拜了這聖地，經過這思想行動的大熔爐鍛鍊過的，他將和我一樣，不能忘去復興關，也未離開復興關。

這許多日子以來，我時常在撫摸心版上所鐫下的那些圖與字；它有溫暖，有感情，有生命，越撫摸越新鮮，它是活着的，永遠青春的。因為中華民族是活着的，永遠青春的，而它們可說是培養民族生命的源泉。

復興關首先告訴我們頂天立地——立正，堂堂正正的做人。這是最起碼，最基本的

條件。中國五千年來的哲學道統，就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的，過去我們不是有兩句俗語：「坐如鐘，立如松」嗎？而我們現在也有「站得住」「站得穩」的口頭語嗎？這些話，除形式上的意義外，實含有哲學上的意義。

一個人能站得住，站得穩這是一個完人。

一個國家能站得住，站得穩這是一個富強康樂之國。

富強康樂之國，就是無數完人的大集合團，也就是無數在思想上，道德上，行動上站得住，站得穩的人們的一個大的有機的組織。紛歧錯雜，夠得上在思想方面站得住站得穩嗎？寡廉鮮恥，夠得上在道德方面站得住站得穩嗎？粉飾張皇，苟且敷衍，夠得上在行動方面站得住站得穩嗎？

立正，是復興關給我們的第一個，也是最基本的訓練。

立正，就是教我們站得住，站得穩。從內心到外形，也可以說從外形到內心。它有幾個要領：抬起頭來，雙目平視注視一點，豎起脊梁，挺起胸膛。仔細研究一下，包括了生理與心

理的大道理，也包括了哲學上的道理。

我們時常驚羨許多軍人，他們採取着立正的姿勢，一站便能站幾個鐘頭，文風不動，像一根鋼鐵的支柱，實在，經過這訓練的人才會驚羨，而經過這訓練的人又覺得這並非奇異。因為，他們知道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了一輩子的軍人，也許他還不會立正。）他們又知道如果能把握着要領，也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因為中英新約的公佈，更使我聯想到我們這個國家在抗戰中站得住，站得穩的業績。

新的福音從復興關聖地傳播開來，我願意歌頌它！

二 時間與時間的空隙

兒童時代讀到「惜寸陰」「惜分陰」以及時間為成功之母的一類故事時，祇是一種觀念的認識，談不上什麼實感的體驗。時間對於一個生命的重要，是跟着一個人年

歲的增加成正比例的，那就是說，年齡愈大，愈覺得時間之可貴，時間之不再我留。我們千千萬萬同胞爲什麼要祈禱 領袖健康這就是時間之在 領袖工作與生活上（他是一身繫國族安危之重責的，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是增進人類福利，對全世界有貢獻的。）甚至百分之一秒，都具有最偉大最崇高最尊貴的意義與價值的。因之，我們又證明了一個真理，時間對於人的價值，又是和這個人對於社會的貢獻大小成正比例的，換言之，一個泥水匠與一個醫生的時間價值，是不能相等的，因爲泥水匠在一小時內至多砌好一道牆，而一個醫生說不定能救活三五個病人。

在復興關，時間觀念特別深刻，時間制限特別嚴格，我常常想，假使一個人，甚至最平凡的庸人他能遵照着復興關的時間表（生活與工作的支配）十年、廿年、卅年，他一定可以成爲一個極有作爲，對社會有貢獻的人，較之他不是這樣做，其間相距，不啻天壤。

復興關的時間表，是個戰鬥人生應有的生活作息，它的特點是科學的將一個人每天廿四小時支配得那麼合理，那麼緊湊，使你沒有一分鐘一秒鐘的浪費，工作時極度緊

張活動時盡量奔放，而休息時又是十分鬆弛，十分甜美。天下最無聊最痛苦的事無過於閒散了，而最興奮愉快莫過於工作忙，尤其在繁重的工作完畢後，一身輕鬆，再得到一個適當休息，那種滋味，真是太甜蜜太舒服了。有過這種經驗的人，當能領略到那種極度疲勞後睡眠的樂趣的。而睡眠在這個時候，才是真正符合它的意義。這樣的生活起居，在消極方面斷絕了一切不良的嗜好，非理的慾念，在積極方面，也在陶養一個健全的人格，和發揮一個人思想能力，以至於他在工作上的功效。

復興關，甚至從某個中隊到大集合場的距離，以及步行需要幾分幾秒鐘，都經過很準確地調查，記載在路旁的木牌上。其餘如上課，開會，活動，進餐，睡眠，更不必說，都是極準確地規定着，而大家又都極準確地遵行着的。每個接受復興關聖地洗禮的人，他的腦子裏，無時無刻不映現着「時間」「時間」「時間」「又過了一分鐘」「下一分鐘將如何」這些深刻的印象，而又無時無刻不在計算或安排着下一分鐘下一點鐘將做些什麼。人生如戰場，在戰場上一分鐘一點鐘，都可能造成盈野盈城的殺傷，造成退敗或進

佔若干里的戰果，人在生活中，能爲一分鐘一點鐘安排打算，這就是戰鬥的人生，這才不辜負一個生命的存在，這才不致發生多一個我與少一個我沒有什麼區別，甚至少一個我反與社會有益的壞結果。

舜惜時間，把握時間，利用時間的好方法，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例子。他們除去善用時間外，還有一個時間當作兩個時間用，一個時間發揮兩個時間的功效的方法。極流行的故事，是每日早起一小時，等於增加四分之一的壽命。以第一種方法來說，歐陽修的一「三上」——床上，馬上，廁上，歐陽先生利用了睡眠，旅行以及大便的時間。還有近代人中，據說胡適博士是利用乘公共汽車電車將一部莎士比亞全集讀完的。以第二種方法來說，我們最近所推行的工作競賽制度（如蘇聯的史塔哈諾夫運動）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然而，在這些方法之外，王東原先生還發現了一個時間與時間的空隙。比如，上課與下課之間，吃飯之前，睡眠之前……仔細地統計起來，每天這種時間與時間的空隙，大概

總在三小時左右，這是以復興關的生活作息而言，倘使以普通人的生活說那，更不止這個數目。這些空隙，好好地加以利用，在一個人的事業上，不知能增加若干倍的成功因素哩！舉個實例，比如我們從復興關到林森路去，經過中央圖書館，就可以借兩本書，在兩路口，也可以順便去訪問一個朋友；如果乘人力車，車上至少是能讀完一冊期刊或雜誌的。這些寶貴的教訓，寶貴的體驗，在一個走向社會的中年人，是更會痛切地，也是迫切地感到需要，而像飢渴時接受米和水的那般情緒接受它的。

三 真情的迸發

我們需要光，又需要熱；民族需要我們的也是如此。

惟有青年的民族，生氣勃勃，活躍，感情豐富的民族，才有光，又有熱。而這一切須從我們每個人都年青，生氣勃勃，活躍，感情豐富出發。

幾千年來，我們的傳統教育，道德社會習俗，文化，甚至倫理，都在培養並範圍着我們，

要我們「老成持重」「喜怒而不形於色」……我們於是養成爲感情內蘊而不外發的民族。我們並不是對喜怒哀樂愛惡懼沒有反應，沒有敏感，我們有的，但我們須藏諸內心，我們如果放諸形骸，那便是膚淺，輕浮，不沉着，沒有涵養功夫。儒家思想疑假而令我們的感情經長時期壓抑後而呈萎縮狀態了。結果，對任何感情都淡淡的表示。有人還稱頌這種淡淡的表示，爲東方式的感情哩！他們下着註脚說，惟有如此，它才真純，它才悠久。他們又用花木爲例，說：凡是早開的植物，必易早謝。似乎頗有根據。倘使我用鍊鋼爲例，在需要某種溫度時，請問微微的文火，能濟事？托爾斯泰說：不足者寧無。這是積極的人生觀，感情也需要澈底！

在情感上能熱狂，澈底，換言之，能充分發揮的人，在工作上，事業上，他必然也有同樣的一往直前的勇氣，和百折不撓的精神。陳立夫先生有一句名言，是：我們寧願幼稚，却不需要衰老；因爲幼稚可以學習，可以進步，而衰老祇有沒落，死亡。真是針對民族現狀一個當頭棒喝。

復興關在這一點上，是有極週密的安排，以激揚大家感情，要每一個人成爲小學生，天真，坦白，直率，把世故的假面剝去。把抑制感情的虛偽欺騙洗刷掉，人人祇有一個誠字，赤裸裸地，快樂時就笑，興奮時就歡躍，緊張時就沉沉默默地工作學習，上課聽講時就嚴肅靜穆，戶外活動時就盡量熱烈，疲倦時就痛痛快快地爬上床睡個舒舒服服的覺……

無論是長了鬚子的五十歲以上的老者，人人都恢復了活躍的青春時代，如蛻去一層腐皮，一個一個的真我出現了，流露着真感情，五個星期像生活在天堂裏一般。飯菜不嫌粗糙了，食慾大增，常常覺得餓；睡也睡得很甜蜜舒適；思緒單純化，用不着複雜的機心。解放我們過去感情上的桎梏，要大笑，哭，要痛哭，一切澈底，夠熱烈，生命力應該顯明，不應該隱晦。從復興關聖地走出來的人，得到了這種啓示，也受過了這種鍛鍊。

四 平整而有輪廓

整理內務，是使若干預備走進這聖地的人們爲之加驚心悸的主要一件事。誇張似

乎是人類一種下意識的趣味，尤其在一已有那種經歷之後，是除去所謂便於談論增強敘述的分量以博得趣味之外無形中具有可以顯示一己的了不起的目的。所以，從聖地裏走出來的人，難免或多或少地把這件事渲染描繪了一番。

其實，我們能作北極探險，在零下百度的浮冰上生活並工作；我們能用不到兩星期的時間從華盛頓飛到重慶；我們的手創造了萬里長城，金門大橋，橫貫太平洋的海底電線；我們又爬過阿爾卑斯山，在沙漠裏建築宮殿和道路……我們的手與腦難道服侍不了那一枕一被一氈一褥嗎？如果服侍不了，祇有一個原因，是懶惰苟安的不做，「做」沒有不會，也沒有不能成功的。中訓團規定的那種標準，並非神的標準，並非奇蹟，而是生活的標準，人的作爲。

每天清晨，起身號吹過之後，五分鐘穿衣服，以下便是整理內務了。這一個節目，至多使用五分鐘，否則，你就沒有時間解手和盥洗了。從最上面的白被單，毛氈被，到墊褥，油布，一律成垂直線，其大小輪廓以床爲準則，平坦，緊湊，最合上乘規定的，是像一塊長方形完

整結實的寫字檯面。

就這麼一個生活上的小節目，其中所包括的意義，可以說是全部人生哲學在內。朱子家訓的第一節謂：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這有什麼大問題，然而這是安身立命的基點，這也是治國平天下的第一步。

平整而有輪廓的床鋪，在訓練我們力行，聖經上說：小事上忠心，大事上必能忠心。我們用幾分功夫，它就表現幾分成績，這是一點沒有含糊的。它又訓練我們立行，因為時間不在等待，別的時間有別的工作要做。

我想起了張良進履的故事，鋼是由鐵錘鍊成的，人需要經過磨折。養成耐性和韌力，在日常生活中，整理床鋪而規定一個標準，這是最合理也是最自然的一種方法。它祛除了我們的虛浮躁急，令我們持久與規律。我們睜開眼睛，爬下了床，就面對着現實了。

有條理，有計劃，有技巧，整理內務這一件事，同樣也在教訓着我們。具有以上條件的人，無異一位所向無敵的將軍，那張床就等於戰場，被單毛氈被枕等於部隊，指揮靈活點

線配備適當，是進可以攻佔退可以堅守的一個態勢。

內務雖不是一件藝術製作，不是那麼尖銳細微深刻地表現一個藝術家的靈魂和感情，但大體上它的整理者的個性是能夠粗淺地呈示的。你是聰明或笨拙，敏捷或魯鈍，虛浮或沉着，粗疏或精細，在那厚薄大小，平整，清潔，以及角與線上，能說明出來。

人類打發生活的方式，有一千種一萬種，即以對付床鋪這一件事來說，有由僕傭經辦的，有由妻子兒女服役的，有早晨置之不理，晚間拉來一蓋的，有馬虎疊摺敷衍了事的……我們倘使要生活得有意義，生活得合理，就不能不有一種規律；其次，我們還須從生活中學習，培養，學習能使我們的生命更充實，培養能使我們的生命更健全。充實而健全的生命，是不會對於人類沒有貢獻的。

復興關這種教條，不是形式主義的，其所以如此這般嚴格規定，而又不斷地在教在訓誡，檢查糾正……最初兩個星期儘是囉嗦這回事，其中實含有極深刻的意義和目的，千萬別小覷了呀！

我願意在這裡問一句：現在從聖地走出來的已在兩萬人以上，大家是不是每天親手在整理了自己的床鋪成爲一張平整而有輪廓的床鋪？

三十一年三月 重慶中央日報

憶英茵

英茵，一個極有天才且極有前途的銀幕與舞台上的女演員，她死了，死在上海，是自殺的。據「國風」第五期上丹娜寫的「一顆藝星的殞落」一文中說：

「她到上海是爲了和一個人的戀愛，而這個人在上海是隨時可被綁，隨時可被殺的平祖仁，平祖仁是從重慶去的江蘇省第三行政區專員。」

平祖仁被綁架了，「南京」索價三百萬……英茵用健康換取來的三百萬送去時，平還是被殺，於是她在國際飯店裏服了毒。」

她的這一段上海生活，我是不明瞭的事實真相是否如此，也不敢判斷，不過，她離開重慶，經過香港時的那十天左右，我知道相當清楚。

那是廿八年的秋季罷，香港的人們還穿着單衣。

有一天，大公報上刊載了一則英茵來港的消息，我想她也不會再想到七年前在南

昌怒潮劇社時的老師的我在這裏的，也就過去了。第二天，大公報上又刊了一則中國製片廠駐港辦事處聲明的消息，說：英茵以行爲浪漫，本廠早已開除云云。下午，大概一點鐘，我準備過海到九龍去，在尖沙咀碼頭上，花店前站着一個戴遮陽眼鏡的女子，我一瞥，便認識她是英茵，假使沒有那天大公報的記載，恐怕我不會上去招呼她的，我很懂得一個電影女明星或女演員的生活，行動，或是情緒的某種習慣，你尊重這個，你會佔據一個很好的位置，在你與她之間，可是我那時不能。

「你幾時來的？」

「噢！×先生！前天來的。」她知道被我識破，急忙拿下眼鏡。

「住在那裏？」

「九龍……」她吞吞吐吐地。

「你看到今天的大公報嗎？」

「沒有，上面說些什麼？」

「你回去自己找一份來看看！」

我準備過海了。

「×先生！你住什麼地方？」

「告訴你，也不容易找，我每天下午在×報。」

三點多鐘從九龍回到報館裏，茶房告訴我有一位小姐打了兩次電話來，我知道是她，隔了半點鐘她又打電話來了，說對不起，不便到報館裏來看我，請我立刻到九龍的九龍飯店去。

房間裏祇有她一個人，旅客牌上却寫着「吳先生」，桌上還放着一冊莫里哀的戲曲集，她招呼我坐在沙發上，並拿出巧格立糖遞給我。她說：請老師幫我的忙——我說：你那底是怎麼一回事？應該老老實實地告訴我——她於是原原本本說出來了。

於是第二天大公報上刊出一條更正的消息，第三天刊出她的「我底自白」一篇短文。然而，因此我竟為老朋友××（當時他正在香港）所不能諒解。

××曾打電話責問我，我當時的答復是：一個女子的名譽，更比她的生命重要，我們不應該那麼殘酷，隨隨便便地加她以打擊；假使她果真有此事，我們應當規勸她原諒她，安慰她，使她能有所改正，這也是做人的道理。

英茵在香港住了將近十天，這十天的生活，我也未去問她，不過我們會來往四五次，同道吃過飯，看過戲，玩過海濱。她去上海，據她說是爲了（一）治病，嗓子有毛病；（二）費穆要她去主演「孔夫子」一片。我信任她所說的話，我對她說：

「病治好了，戲拍完了，趕快回內地，上海不是一塊好地方，你應該珍惜自己。」
她說：四個月後，一定回重慶。

三十二年二月五日 重慶新民晚報

狐與狼

(一)

世界上有不少傻子才想到身後之事，身後之事大都不是自己的而屬於別人之事，比如，現在在全世界各處的戰爭還在進行着，但「什麼懲治戰犯，」「復員工作，」「國際貨幣金融，」「善後救濟：」……都在準備了。其實，最傻，傻得最徹底的人，也就是最偉大的人。

耶蘇如果不執拗地爲了救人，他何致於被釘在十字架上。說他當時肉體不痛苦，我不相信。然而他是不痛苦的，因爲在他的精神上，意念上，有一幅使他大喜歡大愉快的景象存在，沖淡了，或者說奪去了他現實的痛苦。

正因爲世界上還有這麼許多傻子在活動，所以人類的文明才有進步，華萊士大聲疾呼在勸大家爲達成「世界上每個人每天要有若干品脫的牛奶」而努力。大家有沒

有牛奶喫，干卿何事，這豈非絕大的傻瓜！

(二)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中國記者已結束其七十日行程歸來。據說，政府已用去二百五六十萬元。

我們這幾天在重慶各報上，已讀到他們不少長篇記事了。俗語說：「錐子剃頭，各師傅各傳授，」讀完了各報的報導後，真是生且淨丑，活躍眼前，我們除看到他們的種種不同表現方法外，也明瞭他們的身分態度，或立場。

是個什麼角色，就應該拿那個角色的面目來。大花臉如果捏着鼻子尖聲怪氣地「奴家……」搖擺着腰肢，那一幅醜態，是令人不堪想像的。

瑪格里特是可愛的，感人的，當阿芒的父親嚴責她時，她堅持着她有愛阿芒的權利和自由；哀懇時，她能讓步犧牲。真誠是人的驕傲，狐並不比狼兇惡，人們憎惡狐，畏懼狐，這超過於狼的。

(三)

抗戰勝利，買舟東下，近來很多人在大討論其如何回去，如何重整家園，這自然是人願意聽，人人願意談的事，但人人却未必想到在這次民族生死鬥爭中，自己盡了幾分力。

「勝利號」一劇中，有買了泡菜鱔子回去的一個脚色，祝福此人，七年餘抗戰，他有收穫了。劇作者用意諷刺，我相信許多觀劇者經這一提醒，在還鄉的行裝中一定會添上這副家私的。

據說華萊士副總統來華，曾攜帶了一些「盤尼西林」餽贈友朋，這藥是近代科學進步的產物，具有起死回生的效力，但它的構成，却培養於極腐爛的青黴菌中。腐爛到透頂方有新生之機，不僅哲學思想上，科學領域中也在證實了。因此，憤激之士，會常常問己問人：以如此情形而勝利地結束我們這場抗戰，對於我們民族會帶來什麼？

鐘樓上的人

雨果（Hugo）——有人譯作鴛俄——的「鐘樓怪人」除了小說外，我還看過却爾斯勞頓所主演的影片。他這故事，一種人性偉大而崇高的感情，我不欲在此多所論列，令我久久不忘，且發生綿綿無盡幻想的，是人類社會中這一種工作的方式。鐘樓上的司鐘者，那麼孤寂的，日以繼夜，月以繼年，無盡期的，單調地伴着那座冥頑冷酷的金屬怪物，（我會聯想到監獄裏的看守，燈塔上管燈人。）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一種人物？他們的心情如何？爲了報酬？爲了興趣？還是宗教信仰呢？我真尋索不出一個答案來。

在香港買的一隻錶，在昆明被竊；回到貴陽，我變成一個失去了時間的人，因之，天主堂的鐘聲，是爲我所特別注意起來。白天，那煩囂紛雜的市聲，把它淹沒了，它好像與人無忤與世無爭似的；夜晚，它那具有最濃厚的宗教情緒的和平，寧靜，悠遠，幽邃的詩意調子，老是那麼長短，一聲一聲之間，老是那麼一個距離，實在像最鋒利的刺一般，插在我（不

僅是我罷)的心葉上,它說:朋友!你去你的生命終結又近半小時了,你去你的生命終結又近一小時了。滲透佛學的豐子愷先生,研究出人類有史以來的活動,是一個「漸」字,鐘的節奏,鐘的聲音,就是時間的「漸」,也就是人類生命活動的「漸」的發展。它間歇地鳴奏,包括了人的生老病死,或是悲歡離合,包括了社會的變化,國家的盛衰興亡。殘酷的「漸」啊!

基督教(不管是新教或舊教)的教堂上,其所以設置一座鐘樓者,大概就是爲了啓示人們一種「漸」的哲學,使人們容易接近宗教精神的感染力。

然而,我很想訪問一下那位敲鐘的人。

三十一年秋 「長風文藝」

床 上

黃季侃先生曾說過，一個人的三分之一的生命是花費在床上的，這道理大家都懂得，所以，那個以製造並發售無敵牌牙粉，且以寫小說著名的天虛我生，據說，曾經特別爲自己定做了一張床，其寬大舒適有彈力，睡在上面，真是如進入黑甜鄉。

一個人，不到最疲倦的時候，是難以理解睡眠之迫切需要，與睡眠之營養的，床在這個時候，是何等美麗可愛呀！

睡眠是個享受，也不能不說是個痛苦和浪費，真正睡眠的意義和作用，等於一部機器的停息和加油，是一種充實，是令人們恢復疲勞，第二天再滿懷鬥志精力充沛地繼續工作，是屬於生理的要求，因此，我們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不需要睡眠的人，除非他不是人，這里，有一個例證，失眠症被視爲嚴重者，其關鍵在此。至於拿破崙，據說他每天僅有四小時的睡眠，這不過是程度上的差異而已。

然而也祇是在需要時才成爲享受。

病了，醫生將你拘禁在牀上，那是一種什麼滋味呢？

從人與人之比較上來說，有若干人一天要睡十二小時甚至十四小時，坐下來就打瞌睡，恨不能生活在床上的模樣，是似乎很享受的了，如果照黃季侃先生的計算，這樣的人，祇算半個常人，或三分之一的常人，因他的生命是一半或三分之二浪費在無知覺，或稱無意義的不必要的睡眠上去了。相反的，「秉燭夜遊」的朋友，却是個長壽者了，可惜人們不能每日如此，精力畢竟有限。

依照着科學家所研究出來的標準，睡眠七小時或八小時爲最適宜，但是常人睡前的一小時，往往是會被幻想所佔據的。

床，本是思念的一個源泉。

這一天，從自己出發，又回應自己的一切聲音，笑貌，行爲，動作，形形色色場面和氛圍，錯綜複雜，千變萬化，屬於形相的，屬於感情的，從極小極小的一件事，牽連擴充到極大極

大的範圍，於是，會茫然不知所措，自己消失在裏面，不知下落了。

思念是有個結論的，而結論往往和他的思念一樣，空空洞洞的，多渺茫，多玄虛，過去的日子生活得有什麼意義？就是怎樣怎樣，又怎樣呢？從過去知道未來，再過二十年，我假使還是這樣呢？某某是一個例子，某某又是一個例子……

雖然滿佈着恐怖，失望，消極，悲觀，或者是彷徨；不一會也就沉沉入睡了。第二天，一下了床，又滿懷鬥志，計劃這個，安排那個，進行這個，打算那個了。據說，兒童怕上床，因為各種噩夢在等待，其實成人又何獨不憎厭那些令人心灰意懶的思潮。

最好的辦法，是將床當做一個棺材，自己爬上了床，就等於嚙了氣被昇進墳墓，而盡量工作，盡量疲勞，是能造成此種現象的。

夜霧

看完「安魂曲」出來，已是午夜一時，大霧，濃厚的霧，街旁人們偶爾射出一點燈光，看見霧像雲似的，一大片一大片，呢絨慢轉，越捲越近，終於視野全被掩蔽了，人在霧中，像在夢中，會朦朧渺茫起來的。

聽到汽車的喇叭叫，兩盞車燈，在奶色的，水氣的，沁涼的那一大片中，意識到那是船隻緩緩地划過來，它儘向路邊滑，快開上人行道了。一個殘酷的念頭，它開到崖下去罷。

豆腐漿，油條，小攤子上熱氣騰騰，食慾會令生命活躍的，它令生命感到可愛。

於是，我想起白天的一切。

x

「戰爭與和平」第三冊二十五元，第四冊還是二十五元，袋裏僅有六十元，買了第三冊，就在書店對門一家廣東館子吃了一盆咖哩牛肉飯，每盆九元，加一，就是十元，袋子

已去了大半。步行回家，「戰爭？」「和平？」不知道也。

x

有三條不大不小的新聞：一是窮人的，一是非人的，另一是外國人的，我知道，新聞記者知道，很多人也知道。

x

莫扎爾特對戲院經理說：

快樂才能使我工作，而不幸是沒有快樂的。

x

南洋公司宣稱，增加雙喜牌的生產量，定，我現在祇好買川菸淡巴菸。

卅二年元月 重慶新民晚報

投火

動物中，大概是很少不愛光明的：墨魚逐光，飛蛾投火，鼠之晝伏夜出，那是牠便於工作之故，像在西南一帶，白日還是招搖，鷓鴣哩，還生有兩隻夜明的眼睛。

愛迪生給與人類的恩惠，是無法加以說明的，倘使沒有這位報童出身的偉大的科學家那份熱烈感情，和面對真知的堅毅意念，今日這個世界真是不可想像的了，所謂今日這個世界的文明，至少會遲緩兩個世紀；或者說，將用四個世紀人類的智慧與努力，才能造成今日如是這般的業績。

然而愛迪生以前，不知還有若干偉大而對人類有貢獻的科學家，他們的發明與創造，在今日的各鄉村，或僻陬地區的人民，依然蒙受其賜。現在，我們可以約略地計算一下，火炬，菜油燈，篝火，豆油燈，煤油燈，魚油的臘燭……這一連串的光明的工具，它們爲人類延長了若干生命？

夜晚對於兒童是一種恐怖，即使在今日。人類社會的無數罪惡，有幾件不是發生或進行於夜間？我想，人類之畏懼黑暗，是本能；而科學進步到白晝與黑夜無區別時，人類了解光明，需要光明，是比以前更深刻，更迫切。有病方知無病福，就是這個道理；還有，從巨富轉成赤貧，那種滋味是如何呀！

不知是從哪一本書上，讀到這樣的一個故事：

「一位探險家乘着飛機去探險，一旦引擎壞了，被迫降落在地球上一個不知名的國度裏，他看見那裏的男男女女老少都是瞎子，而他們聽到他的異樣的聲音，首先便包圍着他摸他的眼睛，於是，他們便驚叫起來，說：這人的眼珠子會動哩！他在他們當中被認為異邦人，非同種者。他們對他說，如果你要在這裏生活下去，我們唯一的條件，就是把你的眼珠子弄得不動。他說，請你們容我考慮幾天。在這個期間中，他熟悉了這裏的生活習慣，他又愛上了這裏最美的一個女子，而她，却被這裏的人認為是最醜陋的。最後，限期到了，他決定不在這裏生活下去，連對那個最美的女子的愛情也忍痛捐棄了，他要走，

他要保留他那兩顆轉動的眼球。按照這里的法律，他被他們投擲在火裏。」

生在黑暗地獄裏，不知光明和生命之間的須臾不可離的關係，也難以想像呼吸在光明裏的幸福。生而黑暗甚至比死還痛苦，這位探險家是勇於投火的。

由於投火，人們常會聯想到飛蛾，其結論是流行的一句話：自燒其身。意思大概含屬渾無知或罪有應得的意思。我不是生物學家，不知道飛蛾在生理上爲什麼那樣地需要火，換句話說，火對於飛蛾是有怎樣的一種重要。這且不去管它，我總認爲飛蛾之向火的踴躍，決不能用愚蠢來解釋的。

卅二年元月廿二日 重慶時事新報

新春記事

不管叫它是新年也好，春節也好，反正老祖宗遺傳下來的那股熱火勁，總在大家心頭燃燒着，一切聲色形象，都表示着緊張、高興、愉快……這是一股從四面八方襲來的巨浪，不由你不被捲入其中。據報載，贛州用了一個「大家樂」的名稱，在這幾天中聯歡、集會等等，這實在很乾脆痛快，使我們會聯想到蔣經國先生的英明豪邁。

這樣的日子，我是該把我的生活紀錄下來的，我雖不是一個典型的人物，但在山城，像我這樣的人也不在少數。

初一，可惡的老天，陰沉沉的面孔，還飛着雞毛雨，路是油滑，一不小心就會跌倒。昨晚吃剩下來的年糕，烤了兩塊，吞着，便去參加某某會。趕到那裏，禮堂門緊閉，鴉雀無聲，一個穿中山服的人在庭前躑躅，我問，他答某某會早已結束了，我說現在不過十點三刻呀，他說，先生，十二點半了。很懷喪走出來，恨昨晚的喧鬧的爆竹聲，恨忘記了照顧那隻表。

去替從前的老闆拜年（不能不去的）賞了一百塊錢給兩個僕人，常來常往，倒茶拿烟，一年一次，這錢是節省不來的。他的小姐，我祇好置之不理了。

新運廣場上的陪都各界慶祝平等新約大會，是憲兵學校的學生和義勇警察這兩隊人作基本羣衆，所以，場面特別要覺得熱鬧。呼口號後，有許多機關的出席代表一哄而散，倒是漁會的那些四五十歲的水上老英雄，循規蹈矩地仍在參加大遊行行列。

趕回來吃晚飯，道道地地的青菜蘿蔔飯（買不到肉，公家伙食，事前也並未早作安排。）我們是對得起國家民族了。

年初二，早晨起即大雪，飛了個一整天，想想沒有什麼地方好去。朋友家罷，總得要幾個開銷，而且……戲院劇場哩，是一個字——「擠」我既無如是膂力，又少那般勇氣，祇好躲在家裏烤火。提起火，公家規定每天六斤木炭，能燒出個什麼熱度來？「壽餅充飢」我們祇有「望火生暖」了。

同事×君在吃晚飯（自然又是青菜蘿蔔）時說：

「中午跑進三六九，因為腸子裏久無油水了，便要了碗四喜麵，堂倌說：

先生！太肥了罷？排骨麵好哦？」

我連忙的說：「不！我不怕肥。」

這是一個殘酷的諷刺，堂倌自然是好意，新年裏誰不吃肥魚大肉呢？胃口當然不好，油膩吃得太多，他幾會想到雖然衣服穿得很整齊，而三五天看不到一根肉絲的人，的確不少哩！

初三，雪止了，氣候很冷，路濘泥不堪，又在家裏躲了一天。

實在氣悶不過，下午六點半鐘約好一個同事預備去看「國泰」的「騎兵四萬人」，趕到那裏，票已售完。河南旅渝同鄉會放一隻木箱在戲院門口，有兩個人在旁邊吆喝：諸位先生！一塊錢救一條命！摩登小姐們看看，像是不懂的樣子。

精神堡壘的轉角處，一個穿皮大衣的女郎在賣弄風情，旁邊隨一老嫗，我說：這副裝置道具倒確實是花費一番資本呀！

人追逐着龍燈，玩龍的人赤着膊，頭戴鋼盔。許多店家燃放那火樹銀花的火爆，對准那些赤條條的身子，而他們却縱躍跳鬥，舞着龍來遮掩躲閃，東方式的娛樂，似乎興趣在苦肉計之類，難道祇有如此才夠刺激嗎？

回來，在公共汽車上，一個披着頭巾的少女，在埋怨一個少男，『爲什麼不好好地睡覺？昨天晚上做什麼？自己不保重！』說話的時候，男的坐着，女的立在他面前。

卅二年二月廿四日 重慶新民晚報

懷念香港

香港淪陷一年了，對於這座浮在南中國海上的一頂珠冠，我們的懷念，是遠過於倫敦唐寧街的人士，以及盟友們的。一年前的這個聖誕之夜，紅袍白髮老人所背負的大布袋，裏面藏着六十萬人的噩運，淒涼，恐怖，屠殺，姦淫，死亡，爲重慶，倫敦，華盛頓，甚至全世界人類所不堪想像的。香港人鎮靜地迎接着這最後一課。現在是一年了，我們願用最沉痛最肅穆的感情，記念那些死難者，也願用最刻骨最賤勉的理智，來回憶這個百年一劫的日子。

現在，這座小島是個怎樣的世界呀？它已恢復到最野蠻的洪水時代了，它沒有人在活動，而是一羣魔鬼，一羣野獸在張牙舞爪，跳躍叫嚷。人逃避了，文明也跟着走開了，（這一年陸續地走出有多少人呀！）人類進化史上，這真是最黑暗最可恥的一頁。

x

一年前這個職業侵略者的狂慾，何等囂張呀！「東亞共榮圈」的迷夢眼看着就實現了，他還計算着新德里，加爾各答飯店中的菜單，墨爾鉢林蔭道上散步的情調，以及和那些戴着饒邊軍帽的德國兵踏在波斯地氈上多輕鬆呀！然而，所羅門和新幾內亞把他的最後資本凍結了，緬甸吞在腸胃裏難以消化，中國大陸上緊緊地縛着他的手脚；而頓河——一條長而美麗的俄羅斯的大河，使人想起哥薩克人在戰爭偉蹟和征伐中的聲譽，使人想起德米特里頓斯科伊這位擊退侵略者的俄國英雄；而隆美爾，那位「沙漠英雄」正預備學習游泳，如何泅過地中海了罷！

x

愛倫堡說：

「很多人都死在戰爭中了，——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但是那種對於生活的普遍的熱愛，把每一隊人，每一連人，每一團人，每一軍人，都像士敏土似地凝結在一齊了。世界上有一種死，這種死是無用和浪費的；但在世界上也有一種死，這並不是死，這是一種凱

旋的勝利；這就是當那正在垂死的人對於死的搏鬥。」

我們不要死。我們要征服敵人和生活下去。

現在除去日德義這三個職業侵略者外，世界上所有的人類都凝結成爲士敏土了，我們不會死，我們更有把握能生活下去。

從歐洲看到亞洲，從地中海看到太平洋，從重慶，華盛頓，莫斯科，倫敦看到柏林，羅馬，東京，到處顯示着我們的勝利業已在望，一年，時間確是一個殘酷的審判者，我們在今年的這個聖誕節，所以可以自慰，可以慰人，可以祝福盟友，也可以祝福同胞了。

山城近兩週來，新聞線上最活躍的課題，是限制物價，打開報紙，將各報的消息作一統計，這一課題的篇幅幾佔百分之五十。的確我們現在唯一的顧慮，就是後方的物價這一個問題。

三民主義的經濟政策，是維護合法利潤，這一點大家須認識清楚；實施限價是爲了

使人的生活安定，這一點，大家又須認識清楚；銀行裏多若干法幣，倉庫裏存若干貨物，其實並不就是發財，假使一旦貨物不能脫手，法幣信用降低，看你還有什麼享受，這一點，大家更須認識清楚。（因為人人都有飯吃，才能講到繁榮，人人生活安定，才能講到發財，大家忍飢耐寒，你能吃魚翅席穿狐皮袍子嗎？）

總之，大家須各本天良，愛己，也要愛人。國家民族是大家的，回南京，回北平的日子已不遠了，何苦再做那些傷天害理違法毀紀的事哩！

我曾經問過一家張掛着冬季大減價市招的商店裏的夥計，（重慶市上，現在幾乎每家商店都在大減價了）我說：

「大家都在減價，是一種滑頭的營業方法呢？還是爲了政府明年要限制物價的原故呢？」

「我可以告訴你，銀根緊了，出清底貨！」

「大家不是都在囤積嗎？你們這樣的拋售，明年賣什麼呢？」

他很乾脆地說：

「賣完了回家，快打勝仗了。」

這種心理可以代表一般情形，所以有人預料明年限制物價後，東西一定便宜，這不是沒有根據的。

還有二十五英里，便到達阿恰布，這是英盟軍的序曲，真正的反攻還沒有開始，敵人爲什麼不用此港作根據進攻印度？（阿恰布港距離印度邊境僅六十英里）這說明了什麼？

山城睽違了敵人所自誇的疲勞轟炸已一年多了，零式飛機太吝惜它的螺旋槳了，這又說明了什麼？

麥克阿瑟、魏菲爾、和我們的軍人是同樣的知道爭取時間的。

在聖誕老人帶給我們溫暖，和無限希望咫尺勝利的今夜，我們願意把我們的愉快

呈獻給 領袖，虔敬地祝頌 領袖健康愉快！

卅一年十二月廿五日 重慶中央日報

夜流想 三章

龜兒子

夜被水洗過了，如一頁素紙。

躺在窗下的床上，聽到他疲勞的喘息，也聽到他的嘆息。天的，房屋的電線桿的，路的……喘息和嘆息。

兩個，不知是三個，夜行人的跫音，自遠而近，步履中有拖水的泥濘聲。他們到了窗下。

「龜兒子！格老子在馬路當中走，不怕你飛了罷！」

另一個或兩個幫腔似的打着哈哈！

他們的語音像浮雕，在夜的天空中那麼凸現。

一陣吼聲，淹沒了語音，一陣飛輪，撲朔撲朔的泥水飛濺聲……

「龜兒子！朗個怎晚還出來！」

另一個在嘲笑似的：「你兩個不在當中走呀！」

聲音由近而遠，是淡出的鏡頭，拖沓的泥濘聲也淡出了。

病鼠

牆角又咕嘟咕嘟，咕嘟個不停，老嫗唸經似的，不，似乎聽到自己肚子鬧水瀉，不，那種感覺如憎惡中加上絲絲恐怖味，滿不舒服，滿癢扭。

最初出現這咕嘟聲時，同居者誰都捏把汗，以為是蛇。有一夜，舉室奮起，燈火齊燃，偵查得原來是隻大肚皮的耗子。請教本地人，據說：病鼠入室，主家宅不安，家人非病即口角。

我自己明白，這隻可憐的小動物，怕是我造成牠這痛苦的疾病的罷。

我家沒有好食物餵養牠，牠能活動的時候，又因我工作完畢歸來所阻斷（牠還不敢公然猖獗）牠自然消化不良了。

讓人們憎惡中有絲絲恐怖味，滿不舒服，滿癢扭，其實病鼠自己也有這感覺吧！
又在咕嘟咕嘟了，擾人清夢。

鄰犬

甲長是位神聖勞工，由人力車夫兼任的。我的高隣。

無論本職或兼差，收入至少會令我欽羨的。他，我眼看着蓋起那細綁房子，一間一間，一層一層的，做二房東，收取高價房租。

他豢養了三條狗，黑夜我上班，清晨工作歸來，經過他那大門時，牠們耿耿地注視着我，我汪汪地吠個不停，本想用手杖或石子打，想想三條，說不定被其中之一咬上一口，所以祇好讓這批畜牲們得勢，裝做不理會。可是牠們雖佔多數，畢竟是畜牲，也不敢真的就上前一口，祇是汪汪一陣而已。

有人說，狗的價值在於此。

病院行走

特別看護的報酬，現在是兩百元一晚或一天，如果連續做一月，合計的收入為一萬二千元，超過一個特任官的待遇，但是如此高價，仍不易請到。

x

人走進了醫院便胆小了。

耳、目、喉、鼻、齒、肺部、胃部、心臟、生殖器官……總以為自己有什麼病似的，總不敢信任自己的健康。

事實上，一向認為健康的人在檢查之後，多少不免有點小毛病，甚至是致命的大毛病。

x

中國人的耐受能力特別堅強，許多病痛在身，毫不以為意，至於每年一度施行塗身

檢查的事，那可以說是少數人中最少數人的事。

x

醫生護士們並不是沒有感情的，不過他們的感情由於日常的職業被封鎖了，而且也不勝其『流露』，否則他們至多能工作一個月，便會悲哀憂感而亡。

x

據說打胎的手術費要兩萬元。

如果爲了養不活子女而打胎，那麼也將更爲了付不出手術費而不能打胎了。

真是生死不得！

x

T B 結核症，在今日的世界，尚無醫療的有效方法和藥品，唯一的路是靜養與滋補，但痊癒究竟沒有把握，因此人們說這是富貴病，窮人祇有眼 死神一天天接近。

科學是進步的，現在大家惟有希望自己的孫子時代（一百年後）能享受醫治一

切疑難雜症的特效藥與特效治療方法的發明了。

×

又說到中國人的身體組織了，醫生們是爲之驚異不置的，比如肺病，有許多早就應該墓木已拱，但他們却依然活着，甚至肥頭胖腦，這真是怪事。

×

中央醫院的一個主任醫師的每月收入，僅及一個掛牌的私人醫師六分之一，而其工作的忙閒，適成一反比例。

爲什麼官立或公立的醫院尙有第一流的好醫生，在他爲什麼不去掛牌開設診所呢？

×

不爲良相，當爲良醫。

未患過疾病的人是難以領略這句話的深刻意義的。

而現在，我們祇是祈求他們少敲竹槓，發發慈悲心了。

x

中央醫院的附近有三家棺材店，這頗符合供求律，其實店老板也有一天會享用着自己的存貨的，但每個病人經過時，那些黑漆漆的東西，會帶來毛髮悚然的恐怖。

我願意請求那些店老板們別這樣殘酷，因為這近於虐待了，喬遷一下如何？

x

大家認為錢花得最冤枉的無過於花在醫藥費上了。可是『誰吃五穀不生災』呢？但這個觀念如果能發生普遍的積極作用——平時注意健康，那就好了。

「萬象週刊」

一瘤萬金

這個年頭，死得病不得。

月初，太太每吃完飯，小肚子便隆起，發脹不舒服，走路好像要下墮，三天兩天總是如此，而且臉色越來越黃瘦，於是便陪她去口口醫院檢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麼東西在作祟，有什麼病。

整整一天，用掉五百大洋，（包括往返公共汽車資，一頓午餐，掛號。）得到的答覆是，隔一天再來詳細檢查。醫生們的忙碌，我們是應該理解的；可是病人的處境，恐怕不見得為醫生們所重視。好罷，隔一天再去，誰教你生病的呢？

又是整整一天，又用掉五百大洋，肚子裏有瘤，要開刀，並且問：能不能現在就住院？太太哭着從病室裏走出來，將這話告訴我，我說：今天怎麼好住院呢？第一錢；第二要向服務的機關請病假；第三也得帶點隨身應用東西來。我再問她，醫生說瘤生在什麼部位？有沒

有危險？需要多少時間醫療？太太回答：醫生很忙，沒有說，祇說住院後再詳細檢查。

又隔了一天，帶着借來的和預支的錢，決心送太太住醫院，醫生也還未說出所以，祇是繳了一個月的住院費一千五百六十元。（二等病房，五十二元一天。）我硬着心腸，把太太交給那淒涼寂寞的病床，病室裏還有另外三個病人躺着，不然我相信太太一定會抱住我哭一頓，而我說不定也會落淚的。

第六天我去了，第七天我去了，託幾個朋友介紹才見到那位主治醫生，她說是瘤，在子宮方面，不要緊，沒有危險，本來預備早開刀，因為病人身體弱，還要詳細檢查，大概兩個星期後再施行手術，全部醫療約需六個星期到八個星期，聽了這話總算明白了一些，心頭才放下一塊石頭來。

在回來的路上我腦子里放着這麼一張賬單——

兩次檢查及入院的一次

一五〇〇元

住院費（兩月）

三二二〇元

手術費

五〇〇元

藥費

一八〇〇元

特別看護費（開刀後需人照料一星期每日二百元）

一四〇〇元

食物（病人滋補費）

一六〇〇元

交通用費（我的探視）

八〇〇元

共計約需一萬零七百廿元

公務員疾病，其醫藥費由公家担任三分之一，即使能實現了，那麼還有六千多，從什麼地方想辦法呢？從手到口，真令我焦急萬狀，寫文章賣錢嗎，倘使以千字六十元計，要寫十萬字，以百元千字計，也要六萬字，一時那裏寫得出，寫出一時那裏又有發表的地方？天呀！這一萬塊錢的一顆瘤呀！

現在還沒有施行手術，我祇有把心一橫，什麼都不管，祝禱我太太經過平安健康早日恢復，反正將來割去了的瘤，不致因為我付不清錢，醫生再把那顆瘤裝進我太太肚子

裏去的。

「萬象週刊」

杏花春雨江南

劇本名稱

近來劇作家們的作品名稱，似乎同走向一條風雅的路，比如「風雪夜歸人」、「杏花春雨江南」、「金風翦玉衣」、「桃李春風」、「之子于歸」、「安魂曲」、「春到人間」、「大地回春」、「金玉滿堂」……一一數起來，恐怕還很多，這種傾向是否因抗戰業已六年餘，人們在心理上略有倦怠，需要些比較綺麗柔美的名字來慰藉一下，換言之，歡迎一些具有詩意的什麼，我無從斷定，不過這一風氣之逐漸擴大，却是事實。

除此以外，還有一條路，像「法西斯細菌」、「美國總統號」、「重慶二十四小時」、「夜上海」、「再會罷香港」、「祖國在呼喚」……與前者對照起來，煞是有趣！

然而，我要鄭重地指出：作品的內容，固然能反映一個時期的現實意義和要求，而作品的名稱，一樣是我們所不願忽略的。

記得民國二十四年在南京，我請蔣伯誠先生在我的紀念手冊上題幾個字，他一眼看到桌子上報紙的電影廣告，笑着信筆寫了——「劫後桃花」「荒江女（俠）」「楊柳春風」「夜來香」在當時，南京正映着以上四張影片。我看他寫完，也只是笑而已。這是舊事，不過因目前劇名而聯想起來，却有說不出的感覺。

我想，或者是大家想，「春天」早到，想早回到江南罷！

張天保

張天保將他四個兒子都貢獻了給國家，兩個還在前方作戰，這件故事夠使人感動！這是張天保個人最高度愛國熱忱的表現，在國家倒並不一定這樣的期望每個人都如此，因為不僅兵役一項，國民的義務，在普遍而平均的担負，如果將這担負集中於少數人，既非政府的目的，也更是其他大多數人的恥辱。比如，你有兩個兵役適齡的兒子而逃避兵役，你豈非愧對張天保？

聖經上有個寡婦捐獻罄其所有（幾文錢）的故事，耶穌對她說，你可以進天國。但在寡婦，她的罄其所有之捐獻，何嘗是爲了想進天國，張天保前幾天受各界的熱烈慰勞，也不在他的意料中，他不過盡他做國民的責任，求心之所安而已，因爲，除此之外，他覺得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貢獻國家，有助於抗戰。

車中冥想

每次坐在市郊汽車中便有一種感念，從重慶到北碚這四十幾公里的車窗外景物，隨着時間進展，變化何等迅速呀！

我想像到抗戰以前，它的清冷寂寥的面目，而現在，每一個小站都烟火人家，十分熱鬧。工廠，學校，機關，商店，一天一天增多。人驅逐了荒山草地土坡水田，屋宇烟突代替了。

我想像到抗戰以後，公路兩旁將看不到山坡田地樹木花草，而完全被工廠，學校，機關，商店的行列所佈滿，那個時候，市郊汽車有個席夢思式的彈簧座位，乘客們舒舒服服

地坐在上面眺望這些行列的神采，吸一支烟捲，可以任意在一個小站下車喝一杯牛奶或咖啡。因為週末旅行到北溫泉去沐浴，那個時候已成爲每個小公務員日常生活節目之一了。

正像我對抗戰以前之迴憶一般，抗戰以後的想像，也同樣都會成爲事實，建國的勞力再加上時間，誰敢否認它不會實現，不能成爲事實？

卅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重慶中央日報

吸烟雜話

遠在抗戰之前，吸烟同志「悠」兄稱我爲「雜牌將軍」，原因是我無所不吸，所吸之好壞，常視口袋裏錢之多寡而定，從駱駝牌以至金鼠、仙女。抗戰以後，在香港年餘，三角五分港幣的駱駝牌，每日一包（廿枝）到兩包，固優哉遊哉也。

本來在烟葉中，世界上祇有兩種：「土耳其」與「佛吉尼亞」。比如「三五」「茄力克」「大炮台」是屬於後者；而「吉士」「駱駝」「幸運」是屬於前者的一種烟葉所製造。從品質的刺激以及烟味的猛烈來說，「土耳其」是超過「佛吉尼亞」多多。我其所以嗜好「土耳其」者，大概在它的強烈刺激性上。所以抗戰以前，假使我沒有錢，我是寧可取「金鼠」「仙女」而無視「白金龍」「小火英」的。我有一個吸烟的主張，我認爲吸「佛吉尼亞」的人們，並不是真正的吸烟家，甚至吸烟同志，「佛吉尼亞」是給公子哥兒，太太小姐們做姿勢，噴得玩兒的。想不到我這個嗜好，我這個主張，在抗戰

中的國內，却大大地討了便宜，「小大英」的老朋友「悠」大嘆『人到黃河（香烟牌子）心不死』而我，「從狗屁」（Dogshit 意為「神童」讀音近「狗屁」）故以「狗屁」烟稱之。到「淡巴菰」到「愛麗安娜」香烟，雪茄，板烟葉，無所不宜。「雜牌將軍」的路線，倒是十分正確的哩！

烟斗來去

第一次回國內來，買了一根「三B」的烟斗，遺失在鄂南陽新——這一座大火燃燒着的小城裏；第二次——去年從香港來，又重新買了一根Stratford的烟斗，昨天却糊里糊塗地遺失在重慶。氣憤，懊喪，茫然，倒並不是按照市價值若干若干，一年以來，日常與共的老友，一旦永別，實在說不出的不安；也是由於這種情緒的衝擊，我才寫這篇文章來發舒鬱結的罷，真說不定。在這裡，我誠懇地祝禱那拾得我那烟斗的朋友，願他也是一個吸烟同志，願他好好地照顧我那烟斗。

至於我為什麼要買一根烟斗，我不必說，反正大家都明白；至於遺失以後，那自然遊

行於「狗屁」「淡巴菰」之間了，要買就得買「來路貨」而「來路貨」又買不起，我不必說，大家也明白。

一個插曲

烟是重慶最貴的了，在今日西南各城市中。未來重慶前，友人告訴我一個關於烟的喜劇，不是諷刺劇，不是悲劇，故事如下：

某君有客來訪，坐稍定，某君即以桌上盛以大前門罐之「黃河牌」相奉，客見之盛額，謙辭曰：剛吸畢，剛吸畢。於是東南西北，上下古今，談至久，某君烟癮大發，確難支持，而客又不去，乃徐徐自袋中掏出一「小大英」，凝神一視，驚曰：祇賸一支，說畢，擲盒於字紙簍，以此一支示客曰：你來！你來！客不便承受，某君乃一面劃火，一面稱：實在對不住了。談話結束，客走後，某君疾自字紙簍中檢出該盒，塞入袋內。因其中尚有五六支也。

據友說：這是重慶人生活之一面。

戒吸五日

忽然一陣心血來潮，在從貴陽到重慶的前一天，戒起烟來了，事後研究，大概是慌於陪都烟價及看看到底能戒與否。

一共停吸五日，頭一天並不怎樣，由於一股勇氣和滿腔決心，第二天坐在汽車上，奔馳於山嶺起伏的公路間，座旁的那位司機，兩手把着方向盤，一支烟捲吊在嘴犄角上，那神情姿態，既悠閒而又充實。我硬着頭皮，數公路旁的里程碑。一路上，同行的朋友，也特別對我殷勤，他吸時，一定先遞給我，我總搖頭。

晚上，車子拋錨了，停在一個荒鎮小店裏，朋友打了半斤酒叫我吃酒，我搖頭，給我烟，我又搖頭，朋友知道我戒烟酒了，於是從人生樂趣說到當前環境，結論是，酒可偶一爲之，烟則不妨常吸。我心頭對自己說：上帝呀！魔鬼又來引誘我了。

第三天，到了重慶，幾個朋友在一起談天，我有我手上嘴上開着，我儘在嚙口水，却挨過了第四天，也挨過了第五天，晚間，又是幾個好朋友在一起吃飯，第一關酒，打破了；於是一不做，二不休，犯心一橫，也吸上一支。（吃了酒之後，也實在難熬。）起初倒不慣，陌生起

來，到吸得快完時，就如多年不見的老友，在剎那怔着之後，兩人一陣緊緊握手一般。於是，我又吸了，直到如今。

尾聲

我並不後悔我的戒烟不成，不過在試驗不吸後之感覺如何，畢竟能戒與否而已。至於我之依然吸者，在「願不願」非「能不能」。倘使我願吸，「狗屁」賣一百塊一盒，我還是要吸的。但不能禁止我不一面吸一面罵煙商。

今天的面孔

有位研究相術的朋友對我說：

「輪船汽車，公共場所，首先我得找個座位，好坐下來端詳每個人的面孔。如果發現其中之一超乎水準，真是供我半天研究哩！不過往往總有缺陷，令我着急！唉，那個穿西服
的鼻子假使長在這位胖子的臉上多好哩！唉，那位穿海虎絨大衣的小姐，可惜就是眉輕
眼小了一點……」

我對於相術是外行，但我有愛看面孔的興趣。在香港，常歡喜站在娛樂大戲院的轉
角處，欣賞來往行人的尊容。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聽說曾湘鄉一生事業之成功，大半得力於鑒貌辨色，因之部下
個個能各得其所，收運用自如密切合作之效。我之嗜愛，却未存如是雄圖，一定要尋根究
底，也許由於一種藝術上的趣味而已。

聖經上說：上帝造亞當夏娃。冥冥中真有上帝，我們不能不驚佩他老人家的匠心傑作，在七斤四兩的這個腦袋上，他能有這萬千變化的設計！

但是多數時間，上帝是頑皮淘氣的，他總得故意開開玩笑，一道濃眉配上兩隻鼠眼；額頭又大又高，下巴又短又小；櫻桃口，裏面却橫七豎八怒茁着幾位大牙齒。他不高興時，那就糟糕了，招風耳朵，死魚眼睛，厚唇，扒牙，凸凹不平或斑斑點點的臉龐……都來了。難得情緒好，把你的尊容配置得五官齊整，或高貴，或嬌媚，或清麗，或英俊，而在這種手法下的人們，往往被同類稱爲「幸運兒」或「天之驕子」的。人的一生活際，決定於面孔者太大了。

我爲什麼愛欣賞呢？理由很簡單，就在這些最大多數的不規則不調和的組合，由這些不規則不調和的組合中，來研究這人的奮鬥。比如女人以頭髮的形式，修正她的臉龐，男子用鬍鬚用來補充他的下巴，都是簡單的例子。

街頭上人們面孔上所表現的，足以說明他的身分和心境。年底多發三個月薪津，或

者是美金儲蓄券的銀行行員，一副得意洋洋的面孔；滿臉風塵，神色不定，大概是從湘桂一帶疏散出來的；縐着眉頭，一面緊張，不是老婆待產，就是機關長官換人……有趣之極，喜怒哀樂愛惡憎，洋洋大觀也。

重慶沒有什麼可以娛樂的地方，電影院的『擠』票，那是有血有肉的場面，需要勇氣，對於經濟不頂充足的，每個星期抽上半天時間，站在精神堡壘社會服務處的角上看人，確是一件不費錢而有趣的娛樂。

現在雖是新年，還有個舊曆在後面，你如果今天如法泡製，你準可看到許多張極緊張，極深刻，極痛苦，或是大歡喜，大愉快，大輕鬆的走兩端而刻劃分明的明朗面孔。

其實，整個重慶的今天，也是一張面孔。

卅四年一月一日 重慶新民晚報

憶魯少飛

在戰時，畫家們的培養自己是多於表現自己的，尤其在中國，這傾向，是無可奈何的。因爲印刷，交通，種種物質條件限制着了。

畫家們仍是有其表現的機會的，不過範圍狹窄了些，這個窄狹的範圍就是展覽，以原稿接近觀衆，而不是以印刷品呈送讀者。且不說方法，時限，場所之兩者大相逕庭，又幾曾見過一個畫家每星期或每月展覽一次的呀！

所以，欣賞這偉大時代的藝術製作，不僅僅是繪畫，我們難於在此時獲得滿足，如果從他們的作品中，讀到中華民族的全般偉大與艱巨的業績，我們祇有求諸抗戰結束以後。因爲我們相信藝人作家是決不致讓時代孕育所產生的，在人類歷史上有意義有價值的諸種色相輕輕滑過，此時他們不過在這些色相中培養自己。且正使它們通過自己的意識觀念。

所以，我們不必性急，詰責藝人作家們之疏遠我們，對我們陌生起來，甚至指摘他們的不良進。

以漫畫家而論，魯少飛即是一個例子。

（最近我們得知：漫畫家葉淺予，於本月初到了印度，現在正在加爾各答舉行漫畫和木刻展覽。他今後還打算去國際大學，孟加拉省立美術院，及德里孟買各地展覽。）

他們真是沉沉默默地在工作着，而我們之知道他們，至多在一年，二年，三年一度的展覽會中。（有些連這伊式還沒有過）

少飛的作品，在抗戰初期即顯示出他的飛躍的進步來，那是在香港，民國廿八年，他在星島日報上每日發表的一幅時事漫畫，無論從工力，風格，及中心意義的把握……來說，較諸他在上海立報時期，「時代漫畫」時期，其進步的距離實在驚人！

香港的日子，對於他那一家四口不是一種生活，而是一種對付，拖捱；於是，爲了生活，爲了培養他的藝術，他有了一個橫斷中國大陸的遠途旅行，從香港到新疆。

這真需要絕大勇氣，那時他的太太已大腹便便，後來到了成都便生產了，一家五口，迢迢長征，倘使不是爲了豐富見聞，追求藝術的那份熱情在壓迫着他，單憑生活的理由，是無法解釋的。

四年歲月，夠使人懷戀，也夠令他長成得更充實更成熟。最近，聽說他在蘭州市政府工作，而且在蘭州舉行個人展覽。他也來信說：自己未回到重慶來之前，將先以自己的作品向朋友們握手，作初見禮。朋友們是太高興聽到這消息的，無論就感情或文化意義上來說，都會張大臂膀迎接他的。

（我想像，揆違了四年的他，頭髮當更稀疏，三個孩子的父親當更憔悴，風塵剝蝕人，當更衰老了罷？我也想像：他的作品當更壯健有力，深刻感人，啓發我們這個民族的邁步向前。）

甘地的一天

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遇到一個人，而想這個人，是甘地唯一的中國門徒，也是唯一的與甘地共同生活得最長久的一個中國人。這人告訴我許多關於甘地的事情，現在，我願意把其中的「一個生活」這故事，轉獻給大家，以作為留心甘地絕食消息的人們的一個補助的讀物。（以下係這人的口述）

最早起身者

上午三點半鐘，他起身了，第一件事洗鼻子，他的鼻子很大的哩！洗鼻子的聲音，就把我們弄醒了。他沒有僕人，我們學生就是他的僕人。我的職務是替他洗衣服及燒水服侍他沐浴；其餘還有照顧他吃飯，以及睡眠等事的人。

於是，在室外散步，運動，天空的星星在熠熠，印度的未明景象是夠美麗的！

這時，大概在四點半鐘了，所有他的信徒都廣集在一個指定地點，像在海濱，地上鋪着極細極細的沙，大家席地而坐，他面向我們，舉行早禱。先唱聖詩，後由他主講政治上或宗教上的道理。

早禱完畢，是進晨餐的時候。他的食品很簡單，以水果為主，全印度凡有鐵路可通的地方的水果，都有人送來給他，但他主要的吃橘子，葡萄，不吃香蕉。此外是羊奶，他不吃牛乳，他說，乳牛的食量大，他吃了，會影響到乳牛的發育，他豢養了三隻羊，就是爲了專門供給羊奶的。此外，每餐全多有兩片烤過的麵包。所有這些食品，每餐都有一定的分量。每星期檢驗體重一次，假使體重減了，他會關照他的學生多加幾個葡萄的；但他也決不要超過原來的體重。

會客又紡紗

即使是在會客的時間，他也決不輕易放過，他一面和客人談話，一面在紡紗。（他穿

的，是自紡自織的布。）上午的客人，都是國外的各方面訪問者，這與他下午所接見的，都是印度本國的各方人士完全不同。客人之中，他最歡迎的是尼赫魯，尼未來之先，我們都佈置了一下，以便接待，他與尼氏在談話時，常常發出大聲的笑來。

九點鐘，沐浴，以後休息片刻。

世界上沒有一個刊物，像甘地先生所獨自主持而能用着三種語文，每期印行四十萬份以上的，以前叫做「青年印度」，現在改稱為「真理週刊」的這個刊物。上面的全部文意差不多都是由他執筆，大半用英文，有時用他本省的文字，無論用哪一種，其餘的翻譯工作，統由他學生擔任。（譯成英文，印度文，或他本省的文字。）一直到午餐時分，他都是忙於這份工作。

午餐後工作

郵件送來了，裏面有從世界各國出版界寄贈給他的書刊著作，以及函件……他一

一拆看，就在那間會客進餐，工作，又兼休息的屋子，他躺下來，（蓆子上加一塊粗氈，形如日本居室。）口中敘述，學生們在旁邊用打字機紀錄，以回復各方寄給他的信札而讀書，看報，也是在這一段時間。

他很沉默，關於日常生活上的話，很少很少說。

三點鐘接見印度各方面的訪問者，國民大會的領袖等，討論各種問題，這往往延長到黃昏晚餐時分。

晚禱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節目，不過在唱聖詩後，還有一種自我批判式的報告，比如我今天紡了若干紗等等。

睡眠大概在下午九時或十時，除非極端寒冷的天氣，他都是睡在室外的一張繩帶的帆布床。先前他還不用蚊帳，後來他知道惡性瘡疾的可怕，才用了蚊帳。睡眠之前，也有一次沐浴。他的最接近的人，最親信的門徒，以及印度政治上地位的人物，往往在他睡在床上，就跪在他的床前，和他作密談，或是商量什麼大事。

羊已進了羊槽，有時是一輪皓月，銀光曳地，一切都寂靜了，他也完成了他一天的工作，甜蜜地入夢了。

卅二年三月三日 中央日報

「蛻變」與「安魂曲」

我的音樂在漂泊，

在污濁的泥濘上飛，飛；

像在火山頂上的鴿子，無處可以降落。

莫扎爾特語

x

「蛻變」演出廿五場，現在結束了；「安魂曲」截至今日為止，已演出十一場，尙未結束。這兩個戲我都看了，有點零碎意見不吐不快。

前年在重慶，我曾看過了一次「蛻變」的演出，時間雖然距離有一年之久，但當時「國泰」的印象，如今我還能想出來與「抗建堂」的作一比較，我承認，時間是殘酷的，它並未白流，舞台上出現的一切，不但進步，甚至可以說是成熟了。

中國萬歲劇團還特別聲明，抗戰五年多的今日，爲什麼還上演這個戲的原因，其實這是總總過慮，多餘的。丟開演技一項不論（我們自然得承認「中萬」的演技是能造成此次演出成績的一部分原因。）那千千萬萬的公務員，前推後擁地奔向純陽洞，難道不是爲了在溫習他們所知道或體驗的過去或現在的那些形象色調嗎？他們是從舞台上獲得了嘲笑，宣洩現身，乃至希望的滿足。憑這點，就可保證了這戲能上演的意義了。何況，果戈里的『欽差大臣』，莎士比亞的『哈孟雷特』，我們還不時搬出來的嗎？

藝術原來都帶有若干誇張性，大概就是所謂強調，以戲劇來說，人物的性格，應有一種刻劃的手法，加以典型化的。不過，我個人總覺得，如果過於誇張，強調，刻劃，那麼這種典型往往有離開現實的危險，離開了現實，就是不真實，也就是虛偽妄誕，能令人發生可望不可及，甚至反感的。因之，我是將丁大夫看做是天女下凡的一種人物，仙氣十足，道分甚高。

「安魂曲」的演出，說明了當前的劇運，不僅是在普及，而且在深入，我不願抹煞若

平所謂輿論——在串演一齣不純熟的雙簧，而斤斤在評談鋼琴，提琴歌聲之與後台配合問題，正因為還有這般人在以欣賞大世界的相聲對口的趣味而趕時髦，（如果有人問看過沒有，沒有看，豈非減少了一重身分。）所以，深入，提高水準，更有其必要。

曹禺在這個戲裏夠努力的了，但成績平平，他顧及這是個年青的脚色，有時候他的嗓音成爲一種奇異的尖銳，也許因爲太吃重的原故；耿震的席康奈德，沈揚的周瑟夫，還有趙蘊如的女演員那幾個動作，都在水準之上。在演技方面，整個說來是不應該不滿意的。

至於舞台面，三幕七場，若干觀衆將特別爲之目眩心折的罷。這是一個適當的裝置，有它的獨立性，也盡了它的補助劇的進展的功能，在這裏，我願附帶地告訴若干舞台工作者，不要太刻意經營，共舞台式的機關佈景，將會使話劇墮入魔道的。（我不反對裝置力求美善，但原則上須與劇演技相諧和，否則便是變態畸形。）

應當鄭重感謝的，却是從幕後發出來的那歌喉，那提琴，那鋼琴，特別是歌喉，莫扎爾

特的靈魂在跳躍着，讓我向這些不知道姓名的演奏者致敬，你們使我得到了享受。

卅二年元月十九日 重慶中央日報

沈鐵如畫展

我對於畫是外行，無論國畫或西洋畫，可是一個人，總有美感的，美的事物，美的形象，多少會有一點反應，會有一點共鳴，我自然也不例外。其次，由於工作的關係，這若干年來，也確實欣賞了不少畫展，似乎是和上課聽講一般，讀了很多藝術的知識，受了很多藝術的薰陶。憑這一點點，所以我敢於隔靴搔癢地來寫本文以推薦沈鐵如先生的畫展。

有人說：中國山水畫和現實是有距離的，但這不是它的病症，假使藝術的使命，只是絕對的寫實，那末自然爲什麼需要翻版呢？庸俗的畫匠只知道摹倣，智慧的藝術家，就知道創造了。中國畫裏的境界，是詩的境界，而不是現實的複製。詩的境界，好像太虛幻境，有緣的才能進去，辛苦的才能深入。

這樣的說法，是有其根據的，也許有人認爲太偏重於形面上的解釋，並不十分充分。關於詩的境界，最好引用詩人哥德的話：

「就大體而論，作爲詩人而努力想把什麼抽象的東西具體化，這不是我們的性癖。我在心理上感受了印象，而且是活潑的想像力所供給我那樣的感官的，生意洋溢的，快樂的，多種多樣的印象，我作爲詩人而做的事情，只不過是：把這樣的直觀和印象在心理藝術地加以琢磨而使其完成，用生動的描寫表現出來，能使別人讀或聽我所描寫的東西而受到同樣的印象。」

很顯然的，詩的境界來源於直觀和印象，換言之，是所謂意象罷！然而意象是能脫離現實的嗎？羅丹的雕塑，莫扎特爾的音樂，何嘗明明白白地呈示着現實？然而他們的線條輪廓，他們的音色音階，組合起來，却帶給我們時代的最高情操，最高意境，時代的影子，剝奪不了的，這正等於同爲山水，唐宋元明以來，各代各有其不同之風格一般。

我們可以這樣的說，山水畫是不直接訴之於感官的，說得再明顯一點，它不像攝影，又不像時事漫畫，甚至連小說，詩歌，戲劇，電影都不如。它太抽象了，它祇是意境，情操的表現。其實我們所要求於它的，也並不拘泥於畫面的形象，記得名演員亨利歐文，曾誦讀英

文的二十六個字母，而使聽衆一會兒哭，一會兒笑，二十六個字母本身有什麼悲哀與快樂的意義呢？再說，有什麼現實的色影呢？

沈鐵如先生的此次畫展（也是他第一次的畫展）以山水畫爲主，他是擅長於山水畫的，這一次的展覽（共有一百三十餘幅）說明了他歷年來關山行旅的收穫，其中有峻峭的岩石，蒼鬱的森林，奔騰的江河，和寧靜的鄉村，沖虛恬淡的氛圍，浮現在每一幅的畫面上。筆調是老練的，功力也夠火候。

在這一百餘幅畫中，青綠山水有「秋山紅樹」，「層嵐疊嶂」，「楓塢雲嵐」等；川江風景寫真有「洪流」，「巴舡出峽」，「峽中歸帆」等；農村風景有「插秧」，「流亡」，「秋穫」，「春耕」等。這足以供我們作更多的咀嚼和欣賞的。

陶冶性靈，激發感情，不僅令我們生活得更充實，有意趣；而且工作也可更有活力。山水畫是能培養人的品格，開拓人的視野，滌除人的煩亂不安情緒和種種不合理的意念的。

我願意推薦沈鐵如先生的畫展。因為，他的作品是飽含着這種力量。

卅二年三月十二日 重慶中央日報

「誰無兒女」

藍雯譯·大時代書局出版

在文壇上，「藍雯」這個名字雖很陌生，但讀完了這本書，就知道他一定是個老作家的筆名，根據自然是在他的譯筆精鍊和文字清新。

「誰無兒女」的作者伊謨嘉德李登，就是書中主角漢斯李登的母親，她用悲痛兒子受難及爲他復仇的熱情，寫下這本小冊子，（原名直譯爲「一個母親與希特勒戰鬥」）我們是不難想像得到人性中最偉大的一種母子之愛作爲寫作的動力，感情該是何等豐富與深刻呀。

「當我看着我的兒子被緊緊地包裹着的屍身時，我的第一個念頭是去伏在他的身上乘勢把他的壽衣翻開。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爲棺材擺得太高。不過，我決心要發現我兒子致死底真相，我想故意地把他的壽衣撕開，即使立刻被捕也在所不惜。正當我想這

樣做時，我覺得那位營長（集中營）的手輕輕地制住我的雙臂。我知道我一動手他就會把我拉住的，所以我只好放棄了那樣做。他們任由我靜靜地站在那裏。我知道，我正和殺害了我們兒子底兇手同站在我的兒子屍身之旁！我也知道他們正在等待着把我抓往底機會。我沒有動，雖然我心裏瀰漫着強烈的慘痛和瘋狂的復仇念頭。我知道我一有舉動，便會使我復仇的計劃永遠無從實現。」

「我默默地對着我的兒子發誓。突然間，我看見兒子的臉上發出一絲微微的笑意。……」

不必再引錄原文了。讀者即使單讀一遍本書的「譯者序」也就可以看出這本書的深刻。譯者說：

「我既然讀到這樣的一本書，就非把它譯過來不可；不是爲了宣傳納粹暴虐，納粹底暴虐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也不是爲了讚頌神聖的母愛，神聖的母愛，不是這本書底主題。

不使我感動的是裏面的事實：一個勇敢的母親和一個無畏的兒子對於獸性的暴虐所採取底輕蔑的態度——即使在死底威脅之下，也還是採取輕蔑的態度。

人類到底還生活在一個黑暗的時代，野蠻的暴虐有時是不可抵抗的。殉道者於是出之以輕蔑。耶穌在十字架上時，他可憐他的敵人，他祈禱上帝饒恕他們。還有比這更大的輕蔑嗎？

但輕蔑之外，還可以有報復。因為野蠻的暴虐有時是不可抵抗的，所以兒子自縊了，或者被縊殺了。可是，並不是最後之一幕。當母親在死屍之前作復仇底默誓時，死屍微笑了！死屍尚且微笑了！

於是譯者介紹了兩個與本書主角青年律師漢斯李登被納粹無法無天迫殺了的有關案件——一九三一年五月把希特勒迫到法庭上來對質和斐爾桑聶克案。

最後譯者說：

『本書譯完時，恰好是納粹們爲了史大林格勒被殲的士卒而整日播送哀樂底』

天——二月四日。喝血者終於倒臥在血泊裏；這是必須的，人類假如想從黑暗的時代衝出去，喝血者就必須在血泊裏倒下。不然的話，納粹們會把集中營帶到全世界上來。」

關於暴露納粹底獸性行爲的書籍，坊間已很多，但生動而深刻，根據着公開的事實的，還是以本書爲矯矢，正如譯者所說：「我既然讀到這樣一本書，就非把它譯過來不可，」我也不能不在這向讀者們推薦的了。

卅二年六月廿日 重慶新民晚報

「電子姑娘」

顧均正著·開明書店版

卅年四月初版，最近在重慶才買到，卅一年十二月的湘一版，自從房龍用文學的筆調，或者說用使兒童也能看得懂的活潑生動趣味盎然的手法寫了一冊歷史（『人類的故事』）和一冊地理（『我們的世界』）後，這種方法便為全世界所推崇稱道，且仿行起來。比如蘇聯的作家伊林，便是一個成功者。『人怎樣變成巨人』也是這一類的貨色。

科學方面的知識，生而為現代人，老實說，是非具備不可的。我們日常在都市中，用自來水，水怎麼從大江大河爬過高山等候在我們廚房的一角，龍頭一開，就流滿了一缸一盆；聽無線電播音，怎麼蔣夫人在麥迪遜廣場講話，連當時紐約的五萬在場聽衆的鼓掌，都能飛過太平洋送在我們耳朵裏；有幾個人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呢？我們即使不想做

物理學家，電學專家，工程師，但起碼的科學常識是應該知道的，否則在使用這些科學產物時，對於我們就是一種恥辱。

由於科學上名詞的繁多，奇特，枯燥，公式定理的頑固，生硬，大多數人（兒童與青年更是如此）見到那些數字，名詞，圖表，公式，定理就頭痛，而避之若浼，這現象也是非常自然的。所以有人主張除去爲了專門研究的人外，應該爲普及科學常識對大多數非專門研究者製作一些令他們不頭痛而樂於閱讀易於接受的書，而且由於此種供應，必然地更會多養成或鼓勵若干專門研究者出頭。

開明書店似乎很能着眼於此，我記得還有一位劉薰宇先生，就專門以此種方法介紹算學。

「電子姑娘」並不完全敘述電學上的知識，它不過是全書十七篇中的第一篇，用作全書的書名而已；其餘十六篇：「黃旗袍」，「悶熱」，「人類所能造成的最低溫度」，「太陽黑點和宇宙射線」，「海洋的年齡」，「地震的探測」，「戰時偽裝」，「毒氣的

真面目，「出身微賤的白金，」……廣泛地談到色光，氣溫，天象，海洋，地質，化學，礦物……雖然這都是專門問題，屬於科學的領域，但它的方法是極人情味的，像「黃旗袍」於敘述太太製衣服這件事中把色光的道理——爲什麼黃旗袍在電燈光下看來是白色的呢？像「地震的探測」中解釋慣性或惰性說：當一輛汽車突然開動時，車中的乘客就因慣性而齊向後仰。這是由於他們本不預備作突然的運動，因此當車子開動，把他們的下半身向前推進時，而他們的上半身還是停留在原來的地方，這就造成了向後仰倒的姿勢。當一輛汽車突然停止時，車中的乘客就因惰性而齊向前仆。這是由於他們本不預備突然停止，因此當車子突然停止，他們的下半身也跟着停止進行時，而他們的上半身却還繼續地在向前運動，這就造成了向前仆倒的姿勢。一切物體都具有慣性，凡物體愈重，習性的力量也愈大。像「出身微賤的白金，」開頭便說：要是你去問一位新嫁娘，爲什麼她的白金婚戒和軍需品有相似之點，她也許會莫名其妙地睜大眼睛望着你。然而事實上造成她結婚標幟的同一金屬的，確也是製造軍需品的要素。它直接可以作爲魚雷，

砲彈中的細導火線；間接可以作為炸藥原料硝酸、硫酸等製造上的接續劑。

這是一本極有趣味的書，它告訴我們許多科學上的故事和科學上的知識，我願意向讀者們推薦，因為它具備了娛樂與教育兩個條件。

卅二年六月十七日 重慶新民晚報

「龍與巨怪」

鄭振鐸著·文信書局版

若干時期不見鄭先生的著作了，由於這冊『史詩的故事』（本年四月出版）使我們知道他還是沿着世界文學大綱的路子在走。他的豐富的藏書，無恙否？

在我的判斷下，這冊書的銷場不會如何的好的，因為故事雖通俗，定價雖便宜（八元）或者是作者是個名作家，但趣味畢竟屬於專門性質，不對於文學史有十分愛好的人，是難以物色到它的。

書中共有四個故事：

（皮奧胡爾夫）是安格魯薩克森人未侵入英國時，大約是公元後第五世紀所作，如今保存在不列顛博物館裏的是第九或第十世紀接攏所寫的。

丹麥王洛琪建築了叫做赫洛特的宮殿，而巨怪格林台爾不斷來肆虐，最後為基特

國國王的姪兒皮奧胡爾夫所撲滅，不幸在後來與火龍戰鬥時——雖然火龍也被他結果了，他常常所希望的那樣死法來臨了，他以微弱而懇摯的語音對他的戰士們說，他是愛他們的全體，保存偉大的行爲，維持他們種族的光榮。如此，基特人將仍舊爲遠近的人所知，爲他們當作勇敢與忠心的象徵。

（居特龍）這部史詩是屬於公元第十二或十三世紀的作品，在維也納的皇家圖書館裏有原稿本的抄本，在古代的德國文學中，算最有價值的古物之一了，它與「尼泊龍琪歌」有同樣的古舊。這詩共包含三十二個歌，在這三十二個歌中，敘述到海格林之——一個英雄之家的三代歷險。因此，這時又常被稱爲「海格林傳說」。

（尼泊龍琪歌）大家認爲這個德國的最大史詩乃是奧大利的行吟詩人古倫堡，或者是德國詩人奧夫脫了根所編定的。和居特龍一般，是個愛情、武士、國王、公主交織的故事，尼泊龍琪爲地名，主角克林希爾特，是傑公台國王鄧克拉特的美麗的女兒，一個最柔順的女郎，最可愛的妻子，經了一場大刺激之後，却變成了一個殘酷無比的惡魔了。

（郎歌巴系傳說）郎歌巴也是個國家的名字，稱爲「系」者，是包括好幾個小故事的意思。這些故事裏神話英雄，大都是有歷史的根據，比如故事中還出現君士坦丁，巴比倫，匈牙利，意大利等國，原文述及這些神話英雄爲中世紀歌人的幻想所點飾，且常常不顧時代的先後與歷史上的事實，於是那事實的中心便很不易找尋了。他們是記載在「英雄之書」中的，「英雄之書」成於十五世紀，實際來源還要早。

史話中的神話故事，其人物不外國王，王后，公主，英雄，武士，行吟詩人，其事實不外愛情的追求，侵略，掠奪財寶土地，或者是俠義抱不平。全書四篇故事中，除第一篇「皮奧胡爾夫」外，其餘三篇都是女人爲中心，作其根據史詩的材料而寫作，像一個很簡樸的說故事者，「王冠是要毀滅的，但詩人的歌聲却是永久的，」我們是祇能將它作爲古文學讀，因爲它既不是純歷史，且又神話兮兮。

卅二年六月十六日 重慶新民晚報

「在甘地左右」

曾聖提著·古今出版社版

本年二月十日起，甘地先生開始第六次大絕食時，期間是三個星期。在這期間，全世界都在緊張着，我的職務壓迫着我注意這一事體，並搜尋關於這方面的材料，於是，由於友人的介紹，我訪問了本書的作者，曾聖提先生，這位被甘地先生提起的「我有一位非常好的中國朋友，和我們一起住了好些時候，我們都很喜歡他。」（見甘地致 蔣委員長書）在一家他自己開設的商行的小客廳裏，他拚命抽着烟斗，和我一談便談了兩個半鐘頭。如果不是我要告辭，那樣子，他是大可以和我談個幾天的。

就在這一次的粗淺印象中，我對於他得到如下的一個輪廓——精力充沛，快樂而勤勉，一顆無邪的光明的心。（理解真理，把握真理的人，我暗自忖量着，他是那麼的豁達開朗……）

以後，友人告訴我，他在寫本書以後，在友人處也看到本書的原稿；以後，我就讀到印行的本書了。這本書，解答了我對他那次訪問所獲得的印象的根由——他的十天絕食和一月靜默的經過敘述，是將他帶到另外一種人的境界中去了。

研究甘地先生的思想，或是研究印度的政治，民族解放運動，我願意推薦尼赫魯的那冊「走向光明」這本書，正如作者自承：與其說是實錄，毋寧說是抒情的。這真是一首散文詩，充滿了感情那麼「真」，那麼「美」，那麼「善」，它是非常沖淡輕倩而又非常親切的，如果甘地先生的生活周遭令我們發生興趣，想知悉些的話，我相信讀者將會選擇這本小冊子的。

卅二年八月十九日 重慶中央日報

四大名將

一 羅卓英將軍

「喜馬山南古戰場，舊都新闕話滄桑；
雄風怒挾塵沙起，捲地黃雲閉夕陽。」

此係羅將軍年前自緬甸撤退至印度，於印京德里所作雜詩之一，記者日前趨訪於其淪寓，承口占以示。

將軍號猶青，粵之大埔人，（吳奇偉將軍亦大埔人）保定軍官學校畢業。最初隸陳辭修（誠）將軍部下爲團長，其饒勇善戰，英明果決，於北伐諸役中卽顯露其聲光。十六年奠都南京後，所部駐蘇揚江淮一帶，與地方人士相處，如水乳之交融。江西剿匪，厥功尤偉。抗戰軍興，轉戰於沿江蘇皖浙贛鄂湘六省。余囊筆從軍，出入於華中各戰區，凡三年以上，惜均以道左，未能遇將軍，緣慳一面，故將軍之軍中生活如何，殊不敢妄肆臆料。

此次將軍因率軍自緬撤印，月前來渝休養，余特往訪之，始獲識見風儀。將軍儲雅若文士，溫靜如處子，面團團，身軀肥短，又若一金融界中人物，如銀行家之流。乍視之，決不能測爲效命於疆場上之一員虎將也。

據將軍語余：

與盟軍作戰，係聯合作戰，非攻守同盟，且此等舉措，爲中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之創頁，若干方面，自難盡如人意。况我與英國國策稍不同，當時作戰之最高指導戰略，亦因之而異。故今日論過去緬甸戰局，決不可咎責他人，一切應求其在我。本人三番五次對部下訓話，皆本此義，並竭力鼓舞起伊等最高之戰鬥情緒，及與盟軍聯合作戰之合作精神。現我在印緬之國軍，已成強有力之單位，伊等素質已至佳，現更受極嚴格極科學之訓練，相信，在未來緬甸戰局中，定可建立其炳彪之戰績。至目前之印緬邊境阿恰甘區戰事，主動雖在英軍，但尙非一次主力會戰也。

本人前此在印，備受印度各方人士優渥，實深感慰。印人勤奮，非緬人所可及。印境內

無一座荒山，無一片廢土；林木菁密，作物遍佈。而文化、經濟、交通、建設，亦卓著成績。印度民族，實一極有希望極有作爲之民族。印人視我如弟兄，出自赤忱，故居印之國人，莫不融融如也。

德里爲印度之舊都，英人五十年前自加爾各答遷都於此，遂又有新舊德里之分。其地宮殿巍峨，寺院林立，佛塔美輪美奐，一啓人幽古遐思之地也。本人下榻魏菲爾將軍之官邸，尤增偉壯之意境焉。

初度覲晤，談笑甚歡，彼此仍覺意有未盡而別。謹祝羅將軍早日康復，俾一顯身手，立功異域，吾人願佇候捷報也。

二 關麟徵將軍

余於去歲九月出版之「戰地記者講話」一書「將領素描」章中曾敘述將軍，茲摘錄如下：

關麟徵，號雨東，陝西臨潼人，人有稱之爲關雲長之後裔者，從籍貫，身軀，戰長沙——第一次湘北大捷之戰功，道德等方面看來，確可以尊之爲「今之關聖」。

關爲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今年尙未滿不惑之年，黃埔生中任集團軍總司令者，僅胡宗南、宋希濂與關三人耳。（副總司令則有六、七人。）

作戰方面：關判斷正確，能把握要點，鎮定，有毅力，執行命令澈底。部下之諸將軍，無一人不欽佩、不愛護、不服從。所以從黃埔軍校出來後，行軍作戰，遍及大半個中國。抗戰後，從古北口轉戰到汨羅江、滇越、桂越國境線上，大小數百戰，都是「打得極好」，決沒有穩不住洩氣等情形的。所謂「打得極好」也者，就是已盡了他的最大之努力，即使失利，亦係迫不得已，萬分無奈。無論單獨作戰，或配合友軍作戰，關及其部隊之堅強與優秀，是無法掩沒的。

生活方面：余少見一高級將領生活之簡單、刻苦、樸素有如關者。關來自農村，彼西北一片貧瘠地區之幼年生活，是將關磨練成爲一粗食粗衣之習慣者矣。經常愛喫大餅、小

米稀飯，或者是包穀麵條，有點油鹽蔥蒜即可，連菜肴都無需。關常謂：一個軍人，應能喫得苦、耐得勞，尤其是在目前的抗戰中中國軍人，更應將勞苦甘之如飴，養成生活習慣。何況領袖日理萬機一身繫國族安危之重責，尙過極簡單樸素之生活，我輩敢不奉爲楷模！關極儉約，其儉約程度幾乎接近客裔。目前雖有一輛私人小汽車，但置於昆明，一年中難得使用幾次。

道德方面：「軍人以服從爲天職，」此係關所拳拳服膺且時常出於口頭之一語。關對長官絕對服從，因之部下亦絕對服從伊。研究政治，而無政治慾。（以上與湯恩伯將軍非常相像。）不躁進，不爭功，不私利，沉沉默默工作，心地光明坦白。

部隊未在作戰時期，關對於伊等之生活與精神訓練兩方面，無片刻放鬆。要士兵們種菜養豬、學習剃頭、打草鞋，除米鹽布等外，日常生活所需，以能自給自足爲原則。其次，每日有早操，星期日有紀念週講話，下午大集合，每月還有不定次數之緊急集合與夜行軍。總之，部下整日在緊張與勞動中，即使平靜而無戰鬥時期，伊等亦無片刻暇晷。

練習大字爲關唯一之娛樂，卽在第一次長沙會戰那極緊張嚴重時期，每日清晨照常寫數十張窠壁大字，後以紙張太貴，一度中輟，但嗜愛迄今未衰。故有人請求賜書時，余等皆能得見其氣概磅礴，龍蛇飛舞之筆法。此外尙有嗜養小動物之習性，其所居之處，貓、犬、鸚鵡、大白鵝、小松鼠……俱可得見其一二。因關於疲勞休息時際，卽逗弄此種小動物，以資消遣。

三 宋希濂將軍

黃埔一期生中，任集團軍總司令者，宋爲其一。吾人如不健忘，當能憶及一二八淞滬抗戰時第五軍之三名將——宋希濂、王敬久、孫元良。

宋湖南寶慶人，英姿颯爽，風度雋逸，身材適中，在目前我國高級將領中，講丰采、氣度，以宋爲最軒昂，一標準之軍人型也。

除於軍事上能斬將奪關運籌韓幄外，宋在政治才能方面，尤有其獨到處，有深謀，有

遠慮，凡事肯爲未來打算，不斤斤於眼前得失與小利。對於國際問題，一向卽感興趣，攻讀英美書報，孜孜不倦。

夫人秀外慧中，出自名門，固一大家閨秀也。專攻音樂，上海音專畢業之高材生，前此滇緬各將領於昆明集會歡宴時，夫人鶴立，名歌一闕，（鋼琴能手，）風頭最健，料理家務，井井有條，非時下摩登女性所可及。伉儷間愛情至篤，宋得其內助甚多，故余見及此對夫婦，常憶及維多利亞皇朝之最後一任首相狄斯累利夫婦。狄斯累利夫人助狄奠立其不拔之政治地位，發揮其政治天才，無可抹殺，夫人之於宋，正有此趨向也。

宋秉性活潑，精力旺盛，對社會上一切現象，皆有親身體驗之興趣，故網球、游泳、駕駛汽車，莫不嗜愛，爲一屬於陽性之積極性人格。

四 杜聿明將軍

杜，字光亭，陝西榆林人，與逝世之中國報壇名主筆張季鸞先生小同鄉。關 徽將軍

爲廿五師師長時，杜任團長。爲人短小精悍，執行命令最徹底。且穩重踏實，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之氣概。（前次長沙大火時，杜率所部駐湘潭，有人慌張主焦土者，杜急命所部架機鎗分駐各城門街衢要道，有放火者，格殺無赦，湘潭遂免於劫。）

崑崙關一戰，杜將軍之名乃大彰。其時杜卽以軍長地位，指揮其他友軍幾個師作戰。敵我相持於二塘、三塘、四塘之間者，達兩星期之久，而將軍堅毅不拔，不眠不休，幾每日必躬冒矢石，至火線勘查陣地，觀察戰況，並撫慰激勵在作戰中之弟兄及受傷將士，杜常以此語問弟兄：你們怕不怕？你們打得下崑崙關嗎？回答總是不怕。有軍長在，我們還怕什麼——一定能打得下崑崙關的，軍長放心，打不下，我們不來見軍長的。的確，給養送不上去，士兵們拔高粱桿子嚼喫充飢並解渴，但死不後退。故崑崙關一役，不僅摧毀敵胆，使敵認識中國軍隊打硬仗之真正力量，不僅使國軍在機械化部隊戰術應用上得到更深的實地技術的改進與發展，不僅在戰果上奪獲一城一地，主要的，在砲火連天血肉相拚的廝殺中，培養了無數新的堅實的最老練優秀的下級幹部。此一寶貴經驗，此一收獲，對於以

後之緬甸東瓜一役卽結發其燦爛之果實矣。在峴崙關一役，杜部之損失亦相當可觀，故收復該地後，杜特於峴崙關上建立一陣亡將士紀念塔，以慰英靈。

杜爲人豪邁，有輕財仗義之風，部下凡有痛苦，皆能體及，予以一解決，故部下視之如嚴父，如慈母。軍中官佐眷屬，現一律集中廣西某縣，該處由杜軍辦有傷殘醫院、印刷所、報社、工廠、子弟學校……不啻成爲杜軍一後方根據地，工廠與學校由杜夫人親主其事，故該軍前方將士人皆心定，絕無後顧之憂。

杜又極用功，其日記已十年不輟，每年一冊，常帶至手邊，備不時翻閱，僅此一端，可概其餘矣。

余並非思做安得列莫理斯或佛蘭克赫里思，走傳記家之路，亦不足以臧否人物，但以過去三年從軍記者之見聞（余目前仍係一記者）就一鱗半爪之所知，作一簡單記述，無非個人印象而已。文中或有不週不實之處，尙望各方有以賜正。

西南角落寄郵

公偉兄：

我最近這大半年的生活，也許你很想知道一些罷；那次在重慶，我竟沒有機會和你見面，說起來實在悵悵。

給你的這封信，假使你認為有發表的價值，請你隨便加上一個題目充塞你那非常精彩的星期增刊的一角罷；不過，我有一個要求，刊出的那張報，請寄我一份。

今天在這裏中央日報的文藝周刊讀到平陵兄的一篇「給貴陽的文藝工作者」其中有一段說：

「我現在祇要在任何刊物上，發現到久不見面的朋友們的「心之呼聲，」我如同在寂寞的旅途中，遇見了心愛的人一樣，我必然要仔細探求他的內容，窺察他的形象，是否「別來無恙」呢？還是應該「括目相待」呢？」

平陵兄的那種掛念友人們的心情，其實是不能和我這個終年浪跡者相比擬的。我曾經告訴自己，也曾告訴別人，我這份戰地報道者的工作，一切的一切，我都能忍受，甚至於一切的一切，都使我發生最高度的興趣，我很嗜愛；祇有一件，就是和友人們隔離，彼此失去聯絡，精神食糧的飢饉，是令我最感痛苦而難以耐受的。以這半年而論，我的全部時光，都消耗在廣西西南部，廣西和大後方的交通，總算相當便利而最接近的了，桂西南極邊的靖西天保和龍州，拒離桂林貴陽，都不到一千二百里；但是我走到這些地帶，好像跌落在海洋的深底，好像迷失於大荒的沙漠，動的世界，世界的動，都疏遠了。有時偶然讀到一份兩三個月前的報紙或一冊刊物，一個熟識的名字，常讓我底心跳個半天；當然，舊聞也仍是新聞了。這情形，即使在後方的城市中又何嘗不如此呢？說起來，一方面是我們文化工作者的失責，不長進，而交通問題，材料來源，也實在是致命的束縛，文化工作者出版家，又如何能跳出這兩重藩籬呢？

這一切似乎又是廢話，讓我報告你一點這半年的經過罷。

八月中旬到昆明，那時的昆明，還是天堂哩，氣候好沒有空襲，物質享受豐富，從白蘭地到絲襪，古龍香水，住了十天，便返筑去桂了。現在，昆明市大概無復當日的繁榮，至少會走了一些摩登小姐。

從貴陽到桂林，當時我打算作浙皖贛閩粵這五省的行脚的，到了桂林之後，越南局勢逐漸緊張，我祇好又回柳州。桂林原是我二十七年舊遊之地，這次却先後在灘江和柳江中各游泳了一次。「山低水淺地皮薄，」廣西的地質確是如此，並不是什麼譏刺之詞。提起桂林來，真應該「括目相待」了，在大後方的所有城市中，無疑地是得天獨厚；不僅衡陽方面的人一擁而來，即雲貴的有身分的富戶，也將它視作安全地，兩年前街頭還看得見戴竹笠的女學生，如今一變而為鮮豔的雨衣，頭上繫着同色的包巾了。娛樂的場所，有十一二家，其中包括京戲，桂劇，電影，馬戲班，文明戲，令人興奮的是這些家娛樂場，天天滿座，老闆終日笑逐顏開。文化人的活躍，也是不可抹煞的。予倩在主持省立藝術館，夏衍主持救亡日報，吳曉邦作舞蹈的活動，收了不少女弟子，盛成教授除擔任廣西大學

的教課外，他和大公報的駐桂記者王文彬，算是兩位滿天飛的人物了。報紙以目下情形來說，掃蕩報的風頭最健了。

「生在杭州，死在柳州，」據說柳州以棺木著名，我曾特地去參觀了幾家壽材店，也曾和他們談過所謂陰沉楠木棺，結論祇是柳州的製造技術比別地高明一些而已。養生送死，為中國禮教的大事，所以覃武德（即覃連芳軍長，覃為柳城人）的尊大人去世，那副棺槨還是從一個有身望的大戶人家情讓的。柳州人誇揚那副棺木說：即使在三伏天，氣放幾斤猪肉在裏面，隔個三五天都不會生氣味發臭變味的。

柳州的地理形勢和交通條件，我認為比桂林或南寧都優越，不知為什麼，廣西不將省會設置於此。現在，湘桂鐵路與黔桂鐵路已在此啣接，廣州的中山日報也在此籌備發刊柳州版，大概明年三月中可以出版了。我希望文化工作者能對於這一地方加以充分注意，因為這是廣西省的一個中心，去蒼梧一帶有輪船，去桂林宜山有火車，去邕寧區有汽車，假使報紙或雜誌在這里發刊，無疑地，在發行上會得到很多的便利。

河池到田東，這條河田公路（中路……）的開拓不過×年的歷史，計劃的進行，是中央出錢，廣西出民工，當全路完成之日，督造的工程師駛車巡視，不幸覆車殉職，這實在是件最慘痛的事。我們現在風馳電掣的在這條公路上行車，有幾個人知道這位無名英雄血汗和他的淹沒無聞的殉於工作。這不過是千千萬萬事件中的一個例子（中路）……因此，我常常聯想到民族復興這一巨業的艱辛……必然地要犧牲若干生命血汗，將無數無名英雄投送在裏面，它才能更熾燃起熊熊之火，發出熱力和光來。這是人類的一個悲劇的命運，也是歷史最壯烈走向進步，文明，最輝煌的一個過程。

在田東住了幾天，隨後即去天保，靖西，並且越國境線深入越南的高平省。這一期間，我遇到關麟徵（雨東）將軍。雨東將軍的戰績，國人有目共睹，耳熟能詳，但是他的私生活，活的簡單，樸素，嚴肅，真是軍人的典型。他不抽煙，不喝酒，日常飲食極單純，最愛喫小米稀飯，包穀麵。清晨五時即起身，下午六時是他的散步時間。待人接物，異常誠懇，他的部下，沒有一個不敬，愛，也畏他的，然而有一位師長，他的名字叫覃××，他令我最驚異讚嘆的了。

倘使我操星相之業，做一個預言家，我可以從他的修養，行爲，風度，品格，我敢斷定他將來必有更大的成就。我在一個旅店中和他初見面，桌子上放着一冊「世界經濟地理講話」這冊書，在一個作戰中軍人的身旁，不由地不引起我的注意，於是我和他開始談話。他的話，用「黃河之水天上來」來形容，最恰切不過的了。他從中國抗戰的本質談到中日戰事的將來，談到現階級的歐戰，談到當前的越南局勢，他引用唯物辯證法，極有層次，條理，和見解，這一席話，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各項問題，足足談了兩個多鐘頭，他說時滔滔不絕，簡直不容你有置喙的空隙。抗戰以來在戰地中我倒遇見過不少高級軍官，而他，像他這樣的見解透澈，學識豐富的人，倒是第一個遇見的。後來我知道在部隊中他有「博士」尊稱，而在倥偬的行軍中，從不離開書本子，經常訂有各方面的書報雜誌，尤其是對國際問題，有興趣也有研究。我費了這許多篇幅描寫兩個軍人，在你也許感到煩贅，老實說，假使我真有時間介紹這兩位，我可以各寫成兩本小冊子哩！我之所以在這里提起的，無非將我個人的高興分給大家，讓大家都高興高興。抗戰陣營中有這樣可敬可佩可愛的人

物，難道還不高興嗎？自然，我的行腳很窄狹，民族革命的行列中，一定還產生培養不少同類型的人物，我不能一一報告你，這祇好俟諸他日了。

從靖西縣城到鄰近越南邊境的隴邦，這九十華里的山路，恐怕不是一個塾居在重慶市郊外的你所能想像的。廣西的山都不高，七八百公尺左右，但盡是石岩質。我取的路線是小道，羊腸山徑，祇能容一人一騎，巨石崎嶇，凸尖向上，踏上去會滑下來。天黑了，我們一行人祇好彎着腰用手摸着走，到了目的地，大家真是狼狽不堪了。那時，敵人還沒有退出南寧龍州，邕龍線的西北面盡是這樣的石山地帶，我從這天的經歷，就斷定敵人不敢向這方面有蠢動的企圖了。何況隆安、正同、左縣、養利、龍茗、向都、鎮結、靖西、鎮邊、敬德、天保、這右江與左江的三角地帶，是廣西最貧瘠的區域，而氣候與水土又極複雜。

在隴邦鄉休息了一天，「隴邦」這個小地名，（屬靖西縣）在詳細的分省地圖上，你當可找得到。它與越南境的茶嶺（屬越南高平省，這裡有越南的駐軍，約一連人）相隔十三華里這所謂中間地帶，便變成了目前邊境人民的交易場所。我拿着廣西全邊對

法督辦署的「過街紙」(即出境的通行證)在茶嶺換了一張越南方面的遷留證(期限一星期)那位法國軍官的制服穿得極其整齊漂亮，氣派也儼然凜然，可是，我看他內在沒有骨子的虛弱來，貝當的那幕悲喜劇，想不到會反映在他的遠東殖民地的小軍官身上。

茶嶺到高平有汽車可乘，當天下午一時便到達了。起初我頗懷着鬼胎，以為百公里以外的七溪，就是敵人的盤踞地，而且謠傳高平有敵人的特務機關，高平市內一定相當緊張，誰知却是一座沉寂如死水湖的小城。法國式的城市，無論建築或市容，都是相當幽靜的，上海天津漢口的法租界，就可以給你一個說明。(下略)

我住的這家安南人開設的巴黎飯店，曾供給了我一篇通信的題目——「巴黎飯店回想曲」我當時的心情，你也可以推想而知的了。

還沒有回到田東，便得到收復南寧的消息，於是急急忙忙地趕回田東，和中央社攝影記者陳西玲，中央電影場攝影師程澤霖二兄，合雇了一隻民船，沿右江趕往南寧，順風

順水，還足足走了五天，但是，已是南寧收復後的第十五日了。

關於南寧的種種，我想重慶的朋友們已經聽得很多了，我祇想告訴你一件事，就是離開南寧城約十五華里的一個小市鎮，地名心墟，這個地方被敵人指定爲中國人民買賣的場所，也是漢奸順民的寄生地。這裏有一家母女兩人，女兒年紀很輕，南寧淪陷時未及走避，她的母親於是把她藏在一座破舊的小樓上，這小樓堆滿了稻草破爛什物，飲食便溺都在小樓上，母親終日守在門前，這樣，直到此次南寧收復（十一個月）才下樓出來，由於這長期的不見陽光，這位少女已是面無人色，慘白如紙，我看見她時，一面聽她母親的那番敘述，一面看到她那副癡呆的神情，我要哭出來了。

這雖是一齣淒惻的插曲，也足以說明南寧在敵人魔手下十一個月的輪廓了。

後來，又得到一個機會，隨同黃旭初主席去龍州。

斯文有禮，穩健沉默，質樸負責，從內在到外形，從言談到行動，黃旭初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廣西之有今日，十年來廣西政治的種，是不能不提到這個人的。他這次在龍州

喝了好幾斤酒，他說：「我戒酒已五六年，這次特爲收復邕龍開禁，因爲我說過假使收復了邕龍，一定痛飲幾杯。」當時我對他說：「假使中國抗戰勝利，黃主席，甚至每一個中國人都要大醉幾場哩！」

這時正是第十二區——龍州區召集全區十二縣縣長開行政會議，討論今後地方上各項問題，黃主席特親臨訓話，並加以指導。這里我又想起那位行政督察專員（李新俊氏）來，這位專員的確幹練有爲，他是廣東興寧人，黃埔軍校出身，廣東人在廣西做地方行政長官的很少，而他來此任職已近兩年，各方對他都非常滿意，尤其是地方上的人士。

從南甯到龍州，是沿着左江西行，馱廬以西，兩岸盡是石山矗立，這與右江兩岸開闊的平原比較起來，又是一番風景了。這一個時期，我所聽到的，幾乎全是關於如何善後，如何建設，如何開發這一類的談話。大家對於這些問題的注意，是值得興奮的！

等我再回到南寧時，南寧市街上已是熙來攘往的了。

沿着公路，我看了四塘五塘間敵人的工事，瞻拜了岷崙關第五軍英勇健兒的遺跡，經過賓陽，遷江回到柳州，再轉返到貴陽來。

我很抱歉，這封信並沒有告訴你一些有趣的故事，但我相信我是在工作着，或許我所工作的效果很微渺，那是我的能力的關係。其次，熟識我的朋友們，從這裏當可得知我的一點近況，因為我是需要友情的溫暖的。

貴陽這幾天天氣很好，祇要有陽光，我都是高興的，我大概在這裏休息一些時，說是休息，不如說是檢討一下自己，看看自己這一年來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有什麼成績。最近我希望能到重慶，我們可以暢談一個夜晚。

想到此刻的陪都，就興奮起來，霧季期中，一切都活躍了，尤其是我所嗜愛的戲劇，可惜我不能來享受那份福分！請你爲我致候朋友們，祝他們康健，願他們努力！

一羣墨魚們

我到昆明的第三天，去看了一張影片，這是好萊塢流行的庸俗作品，它的原名爲 Market Girl 意思是「出賣的女人。」故事很單純，係五個女招待告發一個惡棍的罪行，但其中檢察官在法庭上的一段話，頗令人爲之激動。

「我真爲你們這班高領禮服的士紳們羞愧，你們隱惡，你們粉飾，你們怯弱，而讓這五個勇敢的所謂下賤的女子揭露並證明了社會上一個蠢惡的罪行。」

x

我又在閱讀 John Gunther 和 Pierre Lazarett 等關於法國淪陷的紀述，我知道了這個以盧騷辣斐將軍，和大革命呈獻於全世界，並且信仰着榮繁，中庸之道，思想自由，以及理性與人權的法蘭西，在短短的六個星期內歸於崩潰滅亡的內在原因種種。

x

本年起，二·二六四，·二六，四·二九，五·八，五·一一，五·一二，正如格雷在「司命運之女神」所描寫的：「暴雨似的鐵霰，猛射於暗澹的空中，」整個昆明市是在敵機瘋狂屠殺的威脅之下。

人們清晨起來，第一件事便是看天色，假使風和日麗，天高氣爽，於是急急忙忙地盥洗，急急忙忙地飽餐一頓，又急急忙忙地整理好隨身攜帶的重要物件，於是向郊外走去，或等待預行警報再動身。這是從血肉中得來的訓練，一切行動都很自然而純熟，這是一年前昆明市民所未具有的生活習慣。

郊外也並不是有絕對安全保障的一個場所，即使走出市區八里十里外，敵人拙劣的投彈技術，在上列各次中就殺害了不少無辜的市民。然而，這是昆明第三次的緊急警報發放了，他們會丟下他們的乾糧糕餅，茶杯，書報，立刻再物色到一個足以容納自己的隱蔽場所，不然，他們優哉遊哉地各人進行各人的排遣這冗長時光的最好方法，正像一個假期旅行者或病患療養者一般。這却是重慶桂林防空洞裏的人們所羨慕之處。

記得不久前，在一張報紙上讀到如下的兩節：滇越邊境封鎖已久，而市上法國烟酒到處皆是。有謂昆明游資最多，要做生意，立刻可集資數百萬。

我不願將所知道的這批「特殊人物」以及捲入的政治和經濟的原因，是使昆明走向一個「掘金者」爭集的變態的都市，是在後方各大都市中昂畸形的一個都市。以前，滇越鐵路支持了它，流行「到海防去」的口號。現在，滇緬公路支持了它，是「到仰光去」的口號取而代之。

打開本地的報紙來看，每天買賣汽車以及各種商行廣告之多令人咋舌！擁有大資本的大做，擁有小資本的小做，即使沒有資本的，也可以當跑街掙客，遊擊式的做。某某大戲院一個廣告部擔任繪畫的職員，年青純潔，不幸是個後天的啞吧，能發聲而不能語言，最近突然離職，據調查結果，是「做生意」去了。和他很接近的友人說：大概也是看人家發財眼紅了。這是一個殘酷的諷刺，我們不禁想起美國辛克萊在「錢魔」一書中所說的幾句話：

『像一大羣墨魚似的，擠擠碰碰拚命向有一絲光亮處鑽遊。』

我不能詳盡地敘述這羣『墨魚們』的活動的內幕，以及對在這浪潮中的人們的豪奢荒淫與無恥的生活多加敘述。不過我知道從仰光定購一批汽車（指卡車而言）進來載滿着貨（不管什麼種類的貨）即使遵照正常手續繳納各種捐稅，它的純利最低限度是一倍；換言之，以十萬元投資即可獲致十萬元的純利。倘使經常有十輛卡車在臘戍昆明之間行駛，不管運送什麼商貨，那麼每月純利收入，大概在四十萬元左右；假使做違法的事，還不止此數。

在這一情況之下，是有關運輸方面的人，多多少少都肥大了，自然資本多寡，職權大小，手段巧拙，眼光高低，以及運氣好壞，仍是決定的要素。

其外還有貨物的囤積，外匯的買賣。

×

太陽掛西山頂上，昆明湖水面映出一片軟軟的餘暉，這個城子，繁榮全部露面了。在

市街上，在戲院裏，公司裏，酒家裏，飯店裏，大大小小公館裏。無論男女，都很興奮愉快，穿戴得極其講究漂亮，在別的都市裏看不到的，各式質地的服裝和鞋帽，這裏都有，而且很普遍。反正衣袋裏有錢，絕對不會被考慮到貴賤的問題，而好壞，美醜，時髦不時髦，却非常關心。

隨便什麼人，掏出來的烟捲，不是三五牌，就是白錫包，三塊三角錢一包的法國貨Coffin，拿出來似乎有羞澀寒酸之感。今天朝報上有這樣的廣告：

君欲飲 正三星喜鵲
好白蘭地酒
請到利沙咖啡室冠生園
南屏

寫到這裏，（今天沒有警報，此刻正是上午十點四十五分）樓下的麻將牌聲又起，我聽見他們在追述昨夜的一戰績，「你輸三百二，我贏七百四」（這是一個電料行，我借住它的二樓一個友人處。）這批英勇的戰鬥員，據我所知道，大都是商行裏的夥計哩，那麼，無怪第一流的賭徒們要以盧比（緬幣，一元合國幣七元餘）作賭注，一場進出每以萬計了。

(實際上我所知道的不過是其中千萬分之一)

外來人抵達昆明，祇要一天，甚至半天，甚至幾小時，他立刻便有一種刺骨的感覺；這裏的生活太尖銳，太緊張了！於是他立刻會打算怎樣早離，不然，他會被壓得吐不出氣來的。

我曾經和幾個不得不在這裏的朋友談天，他們相當悲觀，失望。但是我說：我們不要從這一部人的行動上去尋求抗戰的結論，我們得看遠的地方，前線，敵後，其它的都市，昆明的其它角落。創口的痊復，是要把瘀血爛膿排斥到表皮上來的，新生的肌肉在裏面，我們要看裏面，我們要有耐心等待這些瘀血爛膿的自然脫落。我說：我們不是在讚嘆從曲靖到昆明這條鐵路完成迅速的神奇嗎？我們不是都知道散佈在雲南省各縣的無數工廠無數工人在從事生產製造的偉大情景嗎？我們不又是歡欣鼓舞於滇緬越邊境的健兒枕戈待機以達成國境線上的英勇勝利之一幕嗎？

雲南不斷地有進步，有顯著的進步，昆明的這些表面上浮泛着現象，祇是暫時的，它

們有注定的被淘汰的命運，在等待着。

廿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昆明

我從香港來

我從香港來，該談香港事。

香港有「山頂攬車」(即「上山電車」)玩意新鮮，誰也要照顧一次，然而從車窗中望過去，扯旗山頂上是「大不列顛帝國」的米字旗；香港有最新式的建築——Central Market 殖民地的公共事業，市民賣小菜的堂皇場所；也有匯豐銀行的大廈；香港各酒樓飯店以及出租的麻將牌，收集起來，怕有廿萬副以上，當中山吃緊香港鬧柴荒的時候，如果有人提議將檯面劈開來當柴燒，至少可以維持兩個月。(香港每副麻將牌總有一副木製的麻將桌子的桌面)而太古船塢，九龍倉的小工和碼頭苦力，客家村的貧民……的總數，也不下于以上那個數字。一個路過的旅行者，他已被那番式的粵語弄昏了頭腦，他會不再有精力和餘裕在許多眼前現象上徐步，來咀嚼那些對照的意義的。至於一個長時期的居留者哩，他呀，他已浸沉在飲茶和「皇家」的生活習慣中，他也失去了對

身邊一切事物該發生驚異和思索的興趣。這樣，香港這一名詞，常被提出在人們的口頭上來時，第一個聯想，多半是港幣行情，每二十幾萬元折合國幣百元，可悲哀的呀！

問題也並非簡單到如此地步。

抗戰兩年多以來，在這座特殊的南國小島上，以對我們國族利益而言，其間正展開了無數英勇的鬥爭，不待說，它有助於抗戰工作的進行處不小。所以，人們間流行着那種自毀的退嬰主義的觀念，加它一頂「中間地帶」的帽子，可以說完全是反進步的，是游離了抗建大業的一種毒害的論調。近百萬人口而十分之九是我們的同胞的島市，溝通海外，淪陷區，與國內的前哨地，我們爲什麼不積極地去將它整個爭取過來，而祇是對它存着一種猜疑的態度？要得嗎？要不得的！

我從武漢外圍戰告一段落後回到香港，迄今整整有十四個月，在這一段期間中，香港的文化工作者又增加了一個鬥爭的對象——汪逆漢奸及其活動的一羣，無疑的，在彼時彼地，這一種鬥爭是猛烈的，也是艱苦的。第一，由于香港環境的特殊，我們須顧及英

國當局的遠東政策的轉換；第二，由於香港地位的重要，如果不能對汪逆漢奸們的那一派花言巧語加以有力的打擊，對於海外僑胞以及淪陷區裏受難的同胞們影響太大了；第三，由於香港與國內交通的困難，使香港成爲汪逆漢奸們的謠言製造所，而迷亂了國內同胞的視聽，比如，一個反汪逆漢奸最尖銳最激烈的文化人，利誘不成，汪逆漢奸便會派人在香港重慶之間散佈謠言，說此人是與日本方面有勾結，或者說此人已與我們有了關係，製作種種誣陷，以冀達到了他來削弱並分化我們抗建陣營的力量目的。自然，一個對抗建有最大熱情最堅信念的工作者，決不因汪逆漢奸們這種最卑鄙最無恥的手段，而有一絲一毫的憂慮和消極。同時，國內清明的有識見的同胞，也決不會因這派的爛言蜚語而懷疑起自己的伙伴來，然而香港的工作者之處境與工作的艱苦，那是事實！

當從瀘縣來的船逼近這戰時的行都偉大的山城時，已是黃昏時分，船上的同行者指指點點的說：

「重慶真像香港，你看，那邊就等於九龍……：燈火裝飾了香港，燈火也裝飾了重

慶。」

「即使來用觀光客的情緒罷，就在這天夜晚，我更知道轟炸裝飾了重慶。」

香港給與我的感情，並不是渡海小輪的能滌洗人們一天疲勞，並不是「告羅士打」八樓的沙龍，也並不是香港仔的海鮮和漁船；我懷念香港，我懷念香港因為香港有很多工作者在與敵奸繼續作着最猛烈最艱苦的鬥爭。他們雖不會遭遇到轟炸，但他們往往會受到敵奸無恥謠言的中傷。

廿九年四月廿一日 重慶國民公報

不存在與存在

假使我們不知道什麼叫做不存在，

我們便連什麼叫做存在也不知道了。

我們什麼也不懂得。

「泰綺思」中尼西亞語

靈魂是靠幻想來培養的，正如鳴蟬是靠露水來養活的一樣。在昆明，在目前，怕沒有給人幻想的餘裕。也並不需要產生哲人，有幾個「仰光客人」市面也就很繁榮，很活躍，很有秩序的了。

『戰國策』的教授們

「戰國策」停刊了，（「力的宇宙觀」找到實證）據說由於後台老闆不滿所致。

不滿可以無礙，而不掏錢則就「戰國時代」難以「重演」了。不寂寞，林同濟教授於是邀集若干教授，又開始創辦了每週一次的這個學術講座，現在已是第三講了。第一講爲雷海宗教授的「歷史形態。」那晚我從南門趕到北門，雲大新禮堂燈火輝煌，人頭擺動，足此一屋子，約略一數，二百人左右。（原來這禮堂就祇能容納到這個數目。）不斷有掌聲，笑聲，我擠坐在一條板凳上，抬頭一看，台上有一個人正在解釋設置這講座的意義——諸位同學！我們這個講座，如何如何，怎樣怎樣……接着另一人起來介紹主講人雷海宗教授，（這兩人中有一個是林同濟教授）替雷教授大大捧場一頓，自己自然也連帶在內了。比如我和他在美國讀書的時候，以及他的見解如何如何，在國內研究歷史的學者中，是有創造力的，事前如何和我研究等等。其中頗多插科打諢之詞句，於是惹得「諸位同學」不是鼓掌，就是一陣哄笑。

雷教授倒很嚴肅，至少有學者的態度，他未說一句響應前面兩個人的話，開始卽入正題。可是失敬得很，他的內容和研究歷史的方法，並沒有什麼新穎獨創之處。不敢奉陪，

肚子也在響了，在百目睽睽之下，未等雷教授畢其詞，就走出講堂。

塌屋、火事與炸彈

我住在青年會的宿舍裏。

在我未住到這里來之前，北面的一家叫做「大逸樂」的電影院，有一晚正在高朋滿座的時候，忽然屋頂整個倒下來了，事後據統計，死傷男女老幼在三百人以上，造成所謂「大逸樂慘案」。結果院主和建築師都將這責任推到前幾天敵機所投的炸彈身上，說是由於敵機的炸彈震動，將屋宇的結構鬆動；他們自己的偷工減料，草率從事，搶早開門營業，那當然不承認的了，結果是幾個月徒刑，罰金若干。

我每天走過這戲院門前，見到那剝蝕殘留的「少奶奶的扇子」的廣告招貼，不知是一種什麼感情——滑稽悲哀？

炸彈在青年會的周圍曾經落過三枚之多，現在使我這屋子的窗上少了幾塊玻璃。

這都是我未來以前的事。

住到這裏來以後哩，就談今天罷，今天早晨西面的一家裝配卡車車身的店舖起火，就正在我這屋子的窗前，我眼看着由星星而烈焰衝天，因為中間隔着一條約四丈寬的街，青年會又是磚石的築物，在真的在隔岸觀火了。消防隊的救火機車，在我的窗口，可以看到，（在約三百密達的北面一條街上）以後，像簽到似的一隊，一架，從機車到人力推的水龍，打着黑布旗，人是烏亂着，直到看不見火光時，還有消防隊救火車來。結果，祇燒去兩家人家。（剛纔還有婦人在我窗下的哭聲哩。）

靠上帝保佑是不錯的，魔鬼儘在周圍跳躍，青年會却安然無恙。

貓的健康及其它

在這裏，我更喜歡讀報。

某報的副刊上有一篇「貓的健康」的文章，連續登了一星期，我沒有看一眼，原因

(一)我非貓，(二)我又非研究獸醫學者，(三)我從未養過貓，現在(在旅途中)更不可能養貓。可是聽到一位朋友在慨嘆地說：這樣文章，刊在報紙上，不僅是與抗戰無關，即與趣味也無關，之後我才注意，找來一看，恰巧是結論篇了。我實在要請讀者編者原諒，我不願把它在這裏介紹出來。

請讀者注意兩事，(一)昆明不像重慶，沒有「耗子滿街走」；(二)這張報紙自抗戰以來，一直是用白報紙印刷的，且以此自詡。

偶語拾零

釋：這偶語者，偶然之語也。

聲明：這都是我從別人嘴裏聽來的，我不過是文錄公，不敢掠美，錄如下：

罵人是罵得越惡毒越刻薄越好；捧人是捧得越高高在上越完美，越肉麻越壞。

封建社會的自私，祇有自己，資本社會的自私，便會想到國家。

The road of brood or sold. 這是一個走過滇緬公路的外國人所說的一句話。

（意思是不流血即發財）

工作繁多，最苦！成天沒有工作，更苦！

昆明的活躍人物陣線，當南屏大戲院換片第一天的第一場便出現了。

用血汗換錢，錢也可買血汗。

一雙漂亮鞋子可以配籠腳衣服，一身漂亮衣服不能配籠腳鞋子。（「籠腳」為上

海俗語，意為「不好。」）

卅年六月二十一日 昆明

馬白汎邊界

鑼鼓聲中，翻讀一點史乘書籍，有許多地方，實在要令人脹破肚皮，比如以中國的對外外交來說，晚清的許多措施，簡直走入牛角尖裏去了。國力式微，君臣顛預，臨事張皇，毫無定見，還要擺破落架子，這怎麼能維持政權於不墮呢？自然我們也知道主要的原因，是由於這一個紙老虎，無法抗拒西方文明衝擊而來的結果。

越南割於法國之後，中越的外交，已變成中法外交了，在越南未割與法國之前，雍正年間，清朝不能控制的象徵，已逐漸露其端倪，不過那時有清還在鼎盛之季，外來勢力方興未艾，這個被册土封王的交趾國，雖然有所不馴，還不敢公然與大朝爲難。這，我們可以從馬白汎的邊界劃定一事，可以看出當時的情形來。

（按馬白汎卽馬白關，現改稱馬關，置縣治。晚清屬開化府，自開化府城達馬白，接交趾界，路程將五十五華里至楊柳井，八十里至馬白關，去關三里爲賭咒河，河外乃交趾地

開化府卽今之雲南文山縣。）

開化府志上有一個關於雍正六年設附錄移交委馬白東西定界文，這是個頗有意思的文獻，這個文獻中說：

竊照本府等於本月初八日會同貴委面議，受定地界建關之處，本府等議以小河爲界，彼此意見不同，論說終日，不啻穎秃屠焦，迄無定議。貴委以大河爲確係舊界也，爲查開化府與貴國交界處所，原係府城南二百四十里之賭咒河，誌乘開載甚明。繼因野曠山深，漸至中外混肴，竟無一定界址。若馬白汎前小河乃貴國指爲賭咒河，實無確據。前此題請清查於鉛廠山建關以里數計之，去府城僅一百三十里，尙不足舊界一百餘里，則鉛廠以內，皆非貴國之故物，矧馬白汎之外乎？今皇上念貴國恭順，特降綸音，著將督臣等查出之四十里，賞賜該國王，欽遵定案，並無以小河爲界文旨，貴國理當恪遵，何得固執前非，較多畫寡？卽據貴委所云，四十里自馬白以外，鉛廠以內，已蒙聖旨明諭，豈山口分界不在馬白以外，鉛廠以內乎？若以小河爲界，河以外係上坡山路，河以內，地勢低平，有乖尊卑上下之

分，於義不可。且河以北，並無建關之地，是貴國有險隘可據，而天朝轉無形勢可憑，於理難容，斟酌體統，相度地宜，有應以山口爲界，况小河以南，卽係黑土荒山，並無良田村家，是雖於山上建關，仍與小河爲界相同，揆之以義，酌理準情，皆當如此。不然，我天朝富有萬方，寧吝借於尺寸荒山而諄諄較量不置耶？再者，馬白之界雖定，而左右接壤之處，歷來亦無定所，本府等仰體皇上如天之仁，欲作一勞永逸之計，則馬白之東，馬白之西，亦當一一清楚。但層巒疊嶂，在在皆係荒山，此地旣以小河爲限，則東西亦皆以此爲界，西至馬蹄坡（卽今之麻栗坡）東至籐橋，凡沿邊險要之處，亦各立碑設汛，庶中外截然，毫無朦混，在我朝得居中馭外之規模，而貴國有一定之疆域，可以子孫世守無替矣。

除此而外，還有『公移交委沿邊定界文』和『移交委員定界出具受地文結文』兩個文獻，其中如『本府等仰體皇上懷柔異域』、『中外相通，在天朝可施撫綏之恩，而貴國實多資藉之處』、『夫開化東西南三面，皆與交趾接壤，而歷年佔去者不知凡幾，止聞天朝將帥爲朝廷辟土開疆，未聞納貢下邦，反蠶食中華地土』、『該國越界侵佔，又敢

妄稱千歲殿下，狂悖欺天，渾身是胆，真盛世之亂臣，王法所不育……」

是年三月二十一日滿洲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杭變綠與溧陽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任蘭枝，奉旨諭安南國王黎進陶賞以沿邊四十里地，就是照着傳統的對付邊疆民族的恩威並施的手段去做欽差大臣的，因為勅諭中還有「朕念安南屢世恭順，甚為不忍，雲貴總督之本文批且停動兵矣，但督撫於關係邊疆之事，向有一面奏聞一面舉行之例，設使安南國無知，土自不明大義，再出妄言，雲貴總督聞之，一面奏聞，一面發兵，朕卽降諭旨，杭亦無及矣」這麼一段。還有這次杭任兩欽差的出使，爲了五拜三叩（安南所堅持者，與三跪九叩（清朝所堅持者）的禮注問題，杭任兩欽差幾乎捧勅而回。

一個被冊土封王的小國，爲什麼敢於「口出妄言」？「稱千歲殿下」？「堅持五拜三叩」以及「越界侵佔」很顯然的清朝的統治權，在小國心目中，已發生動搖的跡象了。倘不是那時安南本身內部有問題，黎鄭阮諸姓的爭弄王權，他們是不致再與這隻紙老虎虛與委蛇的了。

這一段史實自然是於前些時的滇緬邊界換文及置身於這滇越邊境地帶，日常感到沿邊少數民族問題的嚴重所刺激，而用來作為此次通信的內容的。於是我們便想到這裏呈現着兩個問題：一個是外交問題，一個是民族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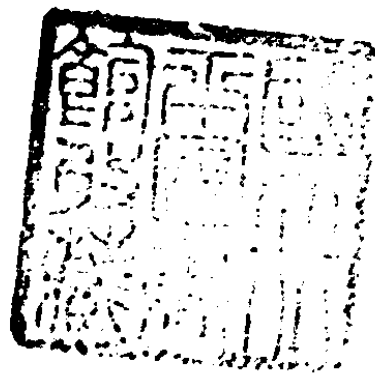
在外交問題上，過去那種儼然的泱泱大國氣派，自恃富有萬方，對於幾十里的土地，滿不在乎的態度，實在是要不得。以近代國家來說，歷唐宋元明清，凡千年以上的歷史，為什麼自己的疆域，迄無確址定界呢？民國以來，也有三十年了，邊境界址問題，隨處都有破綻，我們自己不注意邊境官吏的不肖，以致奸宄的邊民，往往爲了逃役避稅，私自移動界石事，也常有所聞，而外人的侵佔，自然更可乘隙而入了。這真是近世國家中的非常滑稽而醜惡的悲劇。

在民族問題上，即使抗戰的今日，中央還沒有一個賢明的具體計劃，對於許多少數民族當然更不用說，即使對於在名義上構成中華民族的滿蒙回藏，又何嘗有遠大的永久的辦法？一貫的敷衍懷柔，羈縻，立場又有主客的界限，各族又怎能團結的成一整個體。

安南人很可能變爲敵人的間諜，敵人的爪牙，一舉一動，他們都去報告的。自己的同胞來幫助敵人殘害自己的同胞，天下最悲哀的事有過於此嗎？也許我們將來會開到越南境內作戰，假使那時遭遇到不應遭遇的困難，那就是我們過去所種的惡果。

抗戰與建國是同時並進的，國的組織成份如有問題，自然更談不上建設其它了，這里希望大家勿以這個問題太遠，勿以目前的利害還不切身，而放棄在這方面的努力。

卅年秋 重慶國民公報



員會會公業同業商書市海上

百新書店

· 司公限有 ·

育教助輔 化文揚宣 會社務服 立創元民

門市部

歡迎選購	標明售價	公開陳列	花色萬千	教育用品	高等文具	新舊小說	各類圖書
------	------	------	------	------	------	------	------

批發部

備有最新書目承索即寄

各地同業忠實辦貨申莊
 經銷本店出品
 回佣從厚
 代辦外版圖書
 特別優待
 處為行益打 處同利上算

郵購部

讀書界理想中的服務者
 手續簡便
 回件妥速
 服務周到
 無微不至
 義務代辦全國圖書雜誌
 處以讀者為前提

號九七一路中南河海上 處理管總

〇〇一一二 號掛報電

九二七四九 話電

市中路南河海上：所行發分

市中路馬四海上：所行發總

九二七四九 話電

三〇四三九 話電

· B 號九三中道大后皇港香 店支港香 ·

行銀員會會公業同業行銀市海上

司公銀民僑國中

務業切一行銀業商營經

便簡續手 厚優息利

街屏南明昆：司公總

路碧金明昆：部託信 路滄綏明昆：部蓄儲

號〇五二路江九：司公分海上

六九二二一 七七一〇一：話電

益霽 戌臘 防海 衝騰 關下 通昭：處事辦司公分

行發書圖刷印版出理辦

折同業批發
扣業批發
優業批發
待業批發

適應讀者大眾需要



提供全國精神食糧

航寄快遞
妥穩迅速

位一號〇一二路江九海上
九七三八一話電

刊叢誌雜書圖國各銷經

歷史
最久

闡揚中國名勝
刻劃山水人物
介紹海外風光
提供古跡考證
狀述邊疆風俗
提倡學術旅行
刊佈交通消息
報導各地旅程
選譯世界名著
選載名家小說

國民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

自由定戶訂購辦法

-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叁萬元
- 二、本社收款後製給定費收據嗣後每逢雜誌出版即按期儘先寄發
- 三、書價以印刷地點門市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另加寄遞方法分自取平寄掛號航空航空掛號數種由定戶自行擇定
- 四、來款將幣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俾便續定
- 五、凡能介紹親友加入本誌自由定戶滿十分者免費贈閱本誌一份半年二十份者贈閱本誌一份全年
- 六、本誌自由定戶購買本社出版書籍概以八折計算惟以向上海本社出版科購買為限
- 七、來函及匯款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歡迎訂閱

分發行所：全國各地中國旅行社及招待所

發行所：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獨立出版社上海分社

營業部 福州路三三一號

電話 92687

印刷廠 乍浦路一三七——一四一號

電話 45672

總理遺教輯要(上下).....	中訓會編	10.00
戰時法規述要.....	季 灝著	02.50
國父思想體系述要.....	劉炳藜著	02.00
中國之命運的綜合研究.....	何名忠著	04.50
三民主義的體系與原理.....	羅 剛著	04.00

以上均壹仟倍發售

三民主義教育哲學概論.....	袁公爲著	02.00
教育概論.....	孫邦正著	04.00
印度哲學史略.....	湯用彤著	04.40
法勒第傳.....	何肇菁譯	02.20
班比.....	蘓 雯譯	03.60
五權憲法發微.....	蔡蘊之著	01.30
制憲芻議.....	邵履均著	04.00
柏莊.....	耶 韋著	03.40
現代學報.....		04.00

以上均照壹仟肆百倍發售

中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宗旨：服務社會福利人民開發

產業

物產——經營國內外進出口貿易

投資——各種有關交通文

化經濟生產建設

航業——航綫——客輪——華

聯——貨輪——中聯

國聯——安聯——經

行駛——上海——北

長江及台灣各綫

分公司：天津 杭州

辦事處：青島 營口 大連

總公司：上海 四川路五四九號

電話：一五五五〇
一九一五三

電報掛號：八八七八

天津分公司：烟台道三至五號

杭州分公司：學士路勸業場

電話：二二二〇
二二二〇

電報掛號：七〇〇七

文藝新書十種

刑（四幕劇）……宋之的著

夜（五幕劇）……章泯著

中學時代（小說）……高植著

再見，冷特（長篇小說）……陳銓著

戎馬戀（小說）……姚雪垠著

雪劍鴛鴦……趙清閣著

月上柳梢頭……趙清閣著

歸鴻……陳銓著

緬北之戰……黃仁宇著

流水飛花（紅劇第三集）……趙清閣著

大東書局印行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局書童兒——

——物讀充補童兒——

兒童故事月刊	兒童知識畫報	新朋友叢書	好朋友叢書	兒童圖畫故事	兒童百科叢書	動物奇觀叢書	兒童玩具叢書	世界發明家故事	中國名人故事叢書	近人故事叢書	兒童故事叢書
(中高級用)已出三期 預定半年六期六千元	(低級用)已出七期 預定半年六期六千元	(低級用)近出廿册 每册五百五十元	(低級用)近出十四册 每册五百五十元	(低級用)近出廿册 每册六百五十元	(低級用)近出四十册 每册七百五十元	(中高級用)近出五册 每册七百五十元	(中高級用)近出五册 每册七百五十元	(中高級用)近出十册 每册七百五十元	(中高級用)近出廿八册 每册一千	(中高級用)近出四册 每册七百五十元	(中高級用)近出廿二册 每册一千四百元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號

電話一九一三二

國營招商局

位貨保險棧
 倉裝保堆
 貨關火保
 客報水火
 定客理倉
 預代代理辦

總局：上海廣東路二〇號

電話：一九六〇〇轉接各處室



民生實業公司



● 事 業 概 況 ●

宗旨：
 補助社會便利人羣開發產業
 營業：

航業：現有輪船九十隻行駛長江上下游及沿海各線

機器：在重慶江北青草壩有機器廠

水電：在合川有電燈自來水廠

物產：在重慶設有物產部經營國內外各種物產
 投資：各有關交通經濟生產事業三十餘處均有投資

分公司：上海漢口宜昌萬縣
 辦事處：南京、市廬、涪陵、忠縣、長壽、江津、樂山、合川、北碚、成都、宜賓、天津、台北、香港

總公司：重慶第一模範市場
 上海分公司：外灘中山東一路九號

電話：一三五五五號

美光照相製版公司

承製

● 銅版 ● 鋅版 ● 三色銅版 ● 商店銅牌 ● 招

聘請優等技師代客設計圖樣
出品精良迅速

地址四川中路一五二號二樓
電話接稿一三五四六轉接

合記教育用品社

運動器械

商業賬冊

中西文具

學校用品

上海河南路一八八號

電話：一八五八

電報掛號：五七九六

上海最高尚的典雅食堂

梅龍鎮川菜

靜安寺路戈登路對面

電話：三五三五三

江錦

總店：上海甯海路(華格桌路)卅一號

電話：八三〇四〇 八三〇四九

茶室：上海雁蕩路(華龍路)七十二號

電話：八五八五五

館菜粵路京南

公定價
公平價

雅新

真選
實料

○八〇〇九話電

司公船輪興中

號一六二路中川四：址地

○七八二一

：話電

七八三六一

南 國 酒 家

歌 唱
紅 歌 星 日
夜 獻 唱 !

紅 豆 廳

音 樂
名 樂 隊 熱
烈 伴 奏 !

* 點 茶 *

* 晚 宴 * 咖 啡 *

雲 南 路 南 京 路 · 電 話 九 四 二 二 一

美 心 酒 家

美 心 快 餐

粥 品 麵 食

燒 臘 滷 味

高 尚 粵 菜

電 話 叫 菜 隨 接 隨 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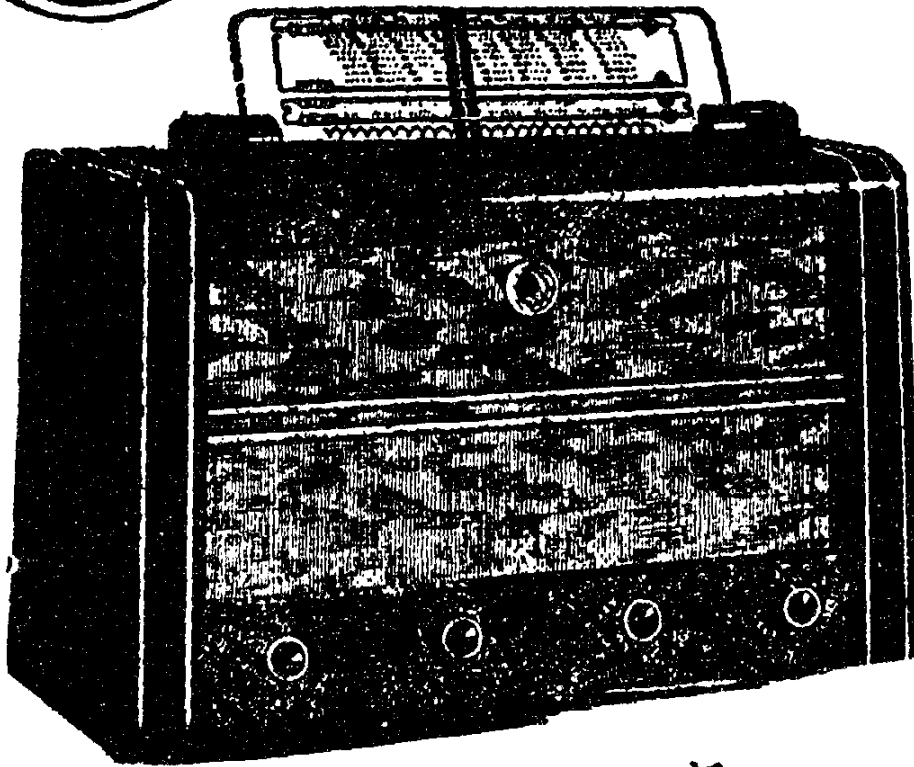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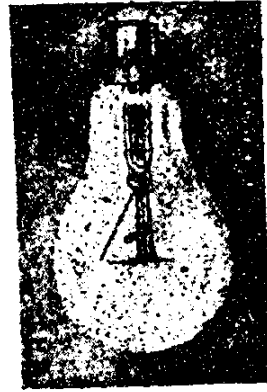
電 話 七 三 九 一

地 址 : 上 海 陝 西 路 三 〇 四 號 體 育 館 對 面

荷 蘭
飛 利 浦 電 泡 廠 出 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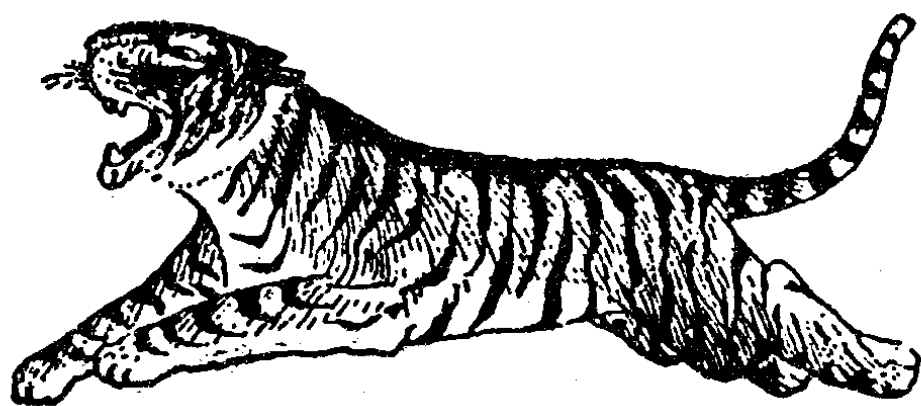


各大公司
及電料行
均有經售



經 理 處
立 達 國 際 貿 易 公 司

上海中央路十六號 電話：一〇九〇四・一四四二六



虎 標

牌 子 愈 老 愈 紅

藥 品 愈 出 愈 精

萬 金 油

銷 路 愈 來 愈 廣

聲 譽 愈 久 愈 盛



Thiazon

消治龍

片劑 針劑 藥膏 牙膏 藥皂

信誼藥廠發行

上海陽路三九七號

卅六年七月九日

出版處贈

著者：卜少夫

發行者：新聞天地社

上海蒲石路南華新村廿號
電話 七九七〇六

卅六年四月一日初版三千冊

新報 中國著名歷久彌新

獨一無二的大日報



誠信為本 實行無欺

一經出版 無不歡迎

以 閱者最多

設備完善 印刷精美 內容豐富 報導詳實

本報自創辦以來 承蒙各界人士 踴躍訂閱 銷路日增 誠為我國 新聞界之冠 茲為擴大 服務起見 特在各地 增設分銷處 以便 讀者隨時 隨地 購閱 凡欲 訂閱者 請向 各分銷處 洽購 或逕向 本報 經理部 函購 均可 本報 宗旨 在於 報導 事實 傳播 真理 服務 社會 促進 進步 凡我 同胞 幸垂 鑒焉

本報地址：上海南京路
電話：XXXXX
發行所：上海南京路

